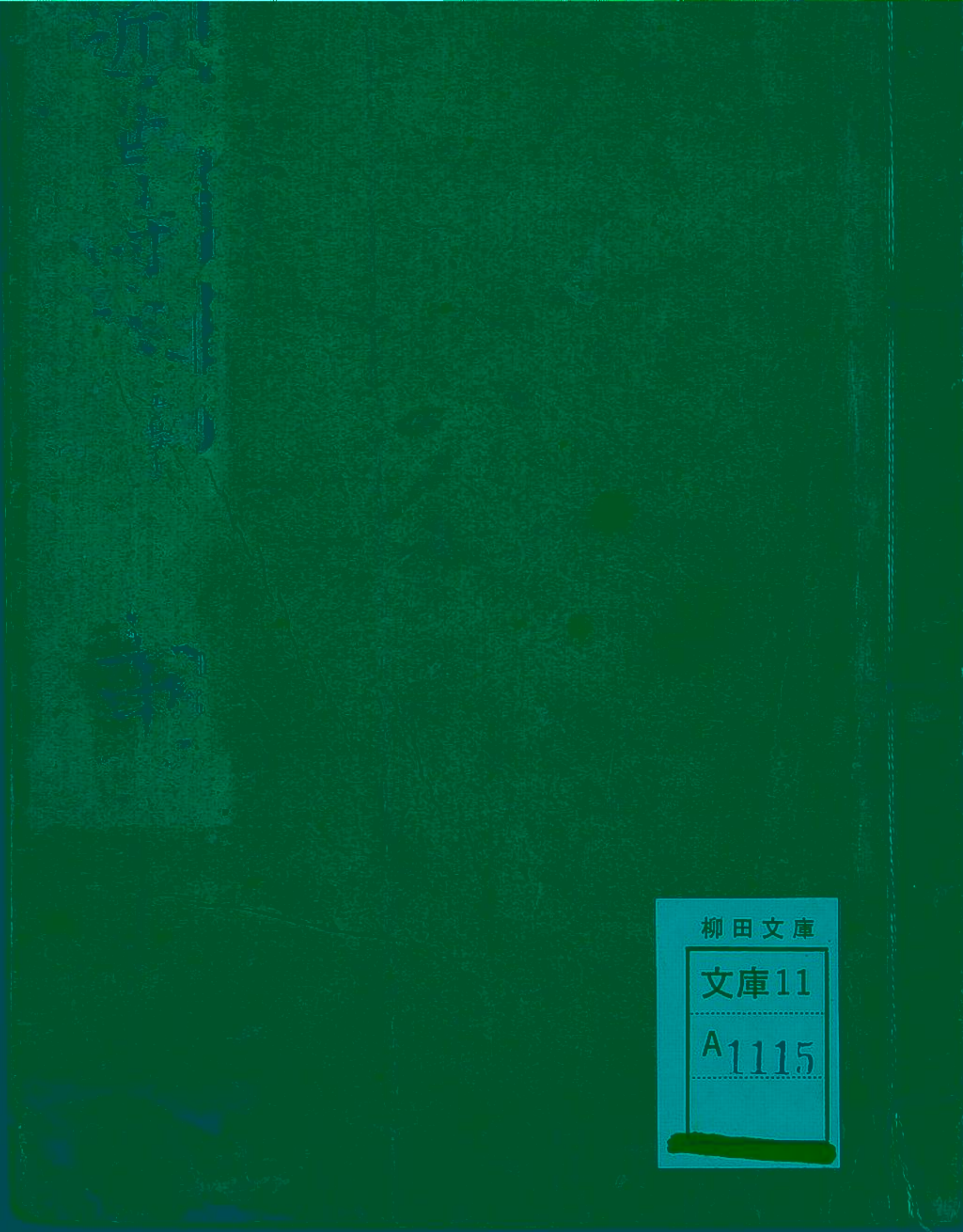


諸家
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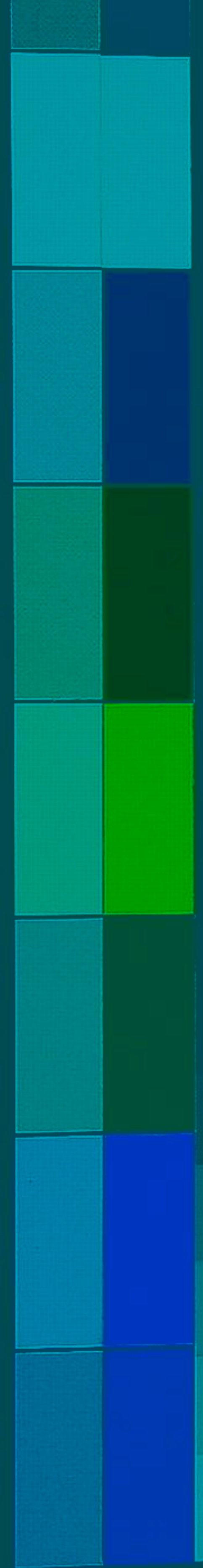
Color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15



10 15 20



1115
西田森三編輯

諸家近世詩文
小傳

明治十年十一月發兌

叙



元和橐鞬之後。諸子輩出。以詩文名家者。大率以千數焉。天明以降。至文政天保。為最盛矣。迨嘉永安政。漸以衰。諸老淪逝。復繼焉者。甚。猶晨星之相望。以為澆季之世。橐鞬寢衰。士風亦隨而萎。及明治革命之秋。宇內囂然。東

西揚塵。於是諸士竭力王事。或起於
漁樵。或出於摺紳。千苦辛辛。遂挽回衰
運。以復中興之業。其際所得之詩文。所
謂沛然肺腑中流出者。而句字皆清新。
章々名雄偉。金鏘玉戛。悲壯淋漓。
使閱者傷心斷腸。雖欲求諸天明寬政之
間。不復可得也。如諸葛亮前後出師二表。

書之血戈汗馬之際。直足以風萬世為
人臣者。如文天祥零丁詩。正氣歌。得之愁
雲苦雨之中。而千歲之下。使人感激悲
痛。若使二公不遭天步之艱難。雖欲得
如出師正氣者。亦不能也。嗚呼天之降才。
何世無之。向所謂棄落如晨星者。皆所
以翳光晦跡。果至今日。赫々發光輝。昭々

麗者霄。雲臺燿。如無以訪客焉。稽亦
 何其盛也。西田生。獲得諸公詩文。故以上
 梨棗。請序于余。有所感。遂綴鄙言。
 付之。明治十年十二月廿九日

後學 石川 鴻齋 撰書



柳田泉文庫

諸家近世詩文鈔目錄

卷之一

- | | |
|-------|--------|
| 水戸孝允 | ○大久保利通 |
| 大木喬任 | 大隈重信 |
| 伊藤博文 | 西郷從道 |
| 板垣退輔 | ○副島種臣 |
| 宍戸 璣 | 小松清廣 |
| ○榎本武揚 | 中島信行 |
| ○勝 安芳 | 大島圭介 |
| 奧平居正 | 重野安繹 |



中井弘三

秋月種樹

松岡時敏

中村正直

澤簡德

長三洲

○南摩綱紀

○秋月胤永

川路利良

鷺津毅堂

○川田甕江

卷之二

島津久光

柳原前光

東久世通禧

○松平春岳

○松平確堂

○鍋島閑叟

○山内容堂

○陸奥宗光

巖谷迂堂

白戸隆盛

竹添進一郎

薄井龍之

柳田友廣

○加藤弘之

○大庭機

○玉虫佐太夫

○雲井龍雄

○釋大俊

安部井政治

牧野貞成

人見勝太郎

岩上昂

○江藤新平

島義勇

○前原一誠

○西郷隆盛

藤野正啓

○依田百川

○青山延壽

○小川一敏

小松濟治

小笠原勝修

守永宗摸

森 保定

○岡 鹿門

關場忠武

○菱田重禧

卷之三

○安井息軒

○芳野金陵

○林 鶴梁

○河野鐵堯

○大槻磐溪

○曾我耐軒

○村上佛山

岡本黄石

小原鐵心

○太田晴軒

○大沼枕山

小野湖山

○山中靜逸

○江馬天江

○賴 支峰

張 紅蘭

○釋 顯明

○鱸 松塘

○加藤櫻老

○增田岳陽

○青水可笑

永坂石埭

石川鴻齋

池尻葛覃

大郷學橋

關 雪江

○植村蘆洲

釋南園

中川雪堂

高雲外

○龜谷省軒

○吉嗣拜山

○石津灌園

芳村陽洲

白川船山

○柴原靖廬

並木栗冰

○村山拙軒

○森春濤

伊坂柳處

成島柳北

七十五

目錄終

諸家

近世詩文鈔卷之一

相良藏書

○木戶孝允

長門人。初名桂。小五郎。號松菊。明治元年為太政參與。四年任文部

卿。五年遷參議。叙從三位。以多病辭職。不聽。乃為內閣顧問。賜以一等官俸。

戊辰作

陽

去歲王師迫我境。今朝孤劍入他鄉。回頭世事變如夢。一片依然男子腸。

○偶成

一穗寒燈照眼明。沈思默坐無限情。回頭知己人已

庚

遠丈夫畢竟豈計名。世難多年萬骨枯。廟堂風色幾
變更年。如流水去不返。人似草木爭春榮。那家前路
不容易。三千餘萬奈蒼生。山堂夜半夢難結。千岳萬
峯風雨聲。

書懷

天道不知是歟非。陰雲漠々日光微。我君郎閣看難
見。春雨和洋滿破衣。

久坂實甫遺稿序

知時務。後傑之責也。持大節。剛者之事也。而世蓋其
人希有矣。亡友久坂實甫。少小好學。剛毅卓立。俯仰

微

不隨乎俗。慨然有志天下之務。屢來往於常武京攝
之間。所與交皆當世之魁傑。討論時事。獻替無憚。初
我長之藩府。以氣節相尚者。吉田義卿之徒為最盛。
而其實任事者。莫能實甫若焉。以故義卿既沒。後聞
實甫之風。而興者不亦少。非知時務者。安能如此。甲
子京師之變。實甫方謁某公請事。會敵軍大至。實甫
不毫動聲氣。諄々說大義。不息。不見用。而始去。乃與
衆衝敵。快戰。身負重傷。而退。遂自殺。將死。顧衆曰。吾
止矣。諸君其勉焉。絕無窮迫之態。非持大節者。安能
如此。世之文學之徒。亦多矣。而徒訓詁之務。不嘗問

誤于于之

世事之為何物。汲々乎聲利。而老于圖書之間者。大率是也。義勇之士亦不乏。而或暴馮之快。拘々乎血氣而立乎巖牆之下者。大率是也。若實甫者。與此輩相去遠矣。謂之俊傑。謂之剛者。抑非邪。實甫死時年二十有五矣。惜乎使之猶在世。益盡其所志。則其所以成就必不止乎此。余之投變。同實甫而死生反殊。道得瓦全。及今日焉。而今日之與昔日時世之泰否。遭逢之辛甘。豈唯天淵耶。抑經世之事。有為之先者。有為之後者。苟先後而互全其功。豈謂先者獨勞於其始。而後者則逸於其終哉。然而天日之再中者。十年

于茲。天下之事。雖非余輩庸劣之所能為。而苟既在其職者。尸素之責。固所不免。又安在為之後耶。若使實甫而有地下。知其將謂之何。頃者揖哀君素彥。將刻其遺稿。屬余序之。余受而閱之。正氣滿紙。光燄凜然。恍覺其人猶在矣。對卷怛怛久之。

○大久保利通

薩摩人。通稱一藏。安政以還補佐岩倉公。竊為政府改革之大圖。遂

○偶成

迂生未有尺寸功。叨辱朝恩禁闕中。早晚尋賢成夙

東

卷之一

志深山河處訪英雄。

戊辰作

陸舞千里向關東。獨拜天顏恩賜洪。一夜難甯臣職重。鞠躬願致太平功。

宿龜山陣營

大海波鳴月照營。誰知萬里遠征情。孤眠未結還家夢。遙聽中宵喇叭聲。

訪石門戰場偶成

王師一到忽摧兇。戰克三千兵氣雄。請看皇威及異域。石門頭上旭旗風。

同

庚

東

先

○大木喬任肥前人。稱民平。文久以選與江藤新元年。任參與。尋拜民部卿。八年遷司法卿。兼參議。

戊辰十月二日聞賊徒降伏有感

紀網落地七百年。今日錦旗新耀天。大仇一敗肝膽碎。百萬虎將征北邊。幸有天人相歸向。廟堂衣冠多名賢。唯憂毫釐誤千里。誰建長策定乾坤。監撫漸要慮終止。經營妙機有張弛。四海凸凹皇山川。億兆蚩々皇杰子。苟能躰至公。無彼我心。可維萬世飾網紀。君不見累代聖皇仁。均天萬世之下寶戴旃。昨夜捷報不堪喜。反覆更閱名氏篇。

○大隈重信

肥前人。通稱八太郎。舊鍋島氏臣也。明治元年為參議。累遷參議。七年任

大藏卿。叙正四位。八年及召
灣之役。起兼蕃地事務局長。

北支那戰爭記序

英人某所著北支那戰爭記譯成。余讀之。慨然掩卷
嘆曰。甚哉清國之禍也。城池不守。宗廟不保。君臣惶
遽出走。終至為城下之盟。而止。何其慘也。蓋我亞細
亞洲之於歐米諸洲。一則鎖國自足。一則航海往來。
以拓境土為先務。其風俗人情大不相同。而大抵我
之視彼不異仇讐。曰夷狄也。禽獸也。窺我也。而清國
為最甚。是故道光鴉片之亂。一敗塗地。流血未乾。又

有此禍。平時自稱堂々中華。一旦有事。不免為歐人
所蹂躪。顧前後二役。其跡雖異。考其所由。未嘗不原
于風俗人情之陋且固也。雖然締交訂盟。信義相親。
宇內萬國之公道。苟秉國均者。務革其陋。去其固。誘
道振作。能得其方。則舊習之弊。可得而除矣。向使清
國慮出于此。則其或鎖禍亂于未明。而城池可守。宗
廟可保。又焉有君臣出走。城下為盟之辱。吁。是豈獨
為清國慨而已乎哉。

○伊藤博文

長門人。稱俊介。慶應年間。與木戶孝

論黨。以成。毛利氏勤王之素願。明治元年任兵
庫縣令。後拜參議。叙正四位。任工部卿。九年兼

賞勳事務
司長官

失題

活識獨應知變遷。平凡何足悟虛玄。活名萬世非吾志。注眼千秋且察先。夷險往來如坦道。死生拋著任皇天。我徒須盡勤王事。勿為一身圖凡全

艦中作

艨艟遙到歐羅巴。指點看過佛利加。洗々碧天雲產月。茫々蒼海浪花。一年身作他鄉客。萬里夢歸故國家。昨夜南暝此已盡。回頭帆上北辰斜。

書懷

讀書燈底靜無譁。自笑平生苦蔽遮。好拋胸間人欲念。獨觀寒月照梅花。

飲某樓

豪氣堂々橫大空。日東誰令帝威隆。高樓傾盡三杯酒。天下英雄在眼中。

次中島君韻

報國真情誰識深。非君無復語斯心。請見別代英雄業。時勢變遷古似今。

函館客次

一夜涼風起海洲。滿天秋色入吟眸。悠悠詩酒何邊

先

麻

同

東

侵

尤

卷之一

好偏在卧牛山下樓。

石狩客次

蹇々匪躬豈思歸。滿天風露濕征衣。秋宵石狩山頭夢。尚向黑龍江上飛。

○西鄉從道

薩摩人。隆盛弟也。叙從四位。任陸軍中將。奉敕討台灣。

統領浦碑

明治四年十一月。我琉球藩民。遇颶破船。漂到台灣蕃境。誤入牡丹賊窟。為兇徒所殺死者五十四人。五年琉球藩王具狀以聞。天皇震怒。命臣從道。今茲四月。候騎先發。諸軍次之。蕃人簞壺相迎。獨牡丹高

庚

士滑等兇徒不下。五月擊兇徒於石門。斃巨酋阿碌父子以下三十餘人。六月我兵三道併進屠其巢窟。九月牡丹高士滑等餘類請罪。轅門事平。初琉球人之遇害也。有廣東流民鄭天保者。痛其非命。拾收遺骸。即葬雙溪口。後移之統領浦。茲重修舊墳。建石表。以叙略云。明治七年十一月。

○板垣退輔

土佐人。舊山内氏臣也。安政以降佐。容堂勤王事。明治元年為軍事參謀。

征與羽任參議叙正四位。後為二等議官。

○吼史

歌篇先入死何怨。去蹈海南雲幾程。千載香風吹不

絕春煙一樹故鄉櫻。

○副島種臣

肥前人稱二郎明治以降歷事諸官任外務卿叙從四位使于清國後遷

參議無幾致仕

通州阻雨

使事完成持節還自嗤身世未全閑。通州夜雨蓬窗夢。重謁清皇咫尺間。

辭職有作

學涉古今才未真。粗豪為性德無隣。只有聖恩與天大。為容獨立不羈民。

將航于清國別友人

覆天銀河水。沛然洗人間。應識我行路。自為清淨寰。

魂神說

垂仁紀曰。天照大神治高天。大國主神治大地。皇御孫尊治葦原國。八十魂神。魂神者何。謂人民也。何不謂人民。而謂魂神。蓋皇御孫尊職掌治人民之魂神。而非治人民之形體。故謂魂神也。

春日閑居

用捨行藏各有宜。隱居本意在無為。不言世道言天道。非恐人訾恐鬼訾。後進今多竒傑士。當朝方肇太平基。道遙坐卧殘生足。興至口號閑適詩。

紙

刪

真

刪

謁岳武穆之廟

嗚呼岳公何早死。若不早死國之社。中原可復敵可殲。王室何帝救如燬。小人誤國古來同。忠而得死不獨公。唯公之死尤慘怛。唯公之思尤大忠。帝鑑孔章靈在天。墓木南向非偶然。鼓勵天下忠義氣。後賢宜須則前賢。千載之下欽公名。自東海來敢告誡。維時十月天如拭。江山向我轉清明。

○穴戶璣

山口人叙從四位。任議官兼二等侍講。

薩喝連洋中作

海氣濛濛浪拍天。巨鯨出沒欲掀船。綿衣重襲猶嫌

先

薄。六月風寒薩哈連。

○小松清廣

薩摩人稱帶刀。辨觀。瀾明治元年任參典。叙從四位。後拜玄蕃頭。掌外國

事務。無幾辭職。退隱浪華。

題萬國公法和譯

高山連天海月圓。一條大路浩無邊。君不見惠氏見解最卓絕。務除蹊經去私偏。坦塋始見經世界。嘉爾拮据梓此編。嗚呼管窺蠡測唯自小。弱肉強食禍蔓延。願忝私欲存公法。保護蒼生萬期年。

○榎本武揚

靜岡人海軍中將。兼特命全權公使。

碧血痕存舊戰袍。壯圖一蹶氣猶豪。松陰涼動羽州

豪

同

路白雪際天鳥海高。

船過喜望峰再得貿易風

帆影參差月似弓。大洲東去有無中。船頭一夕笑相祝。又駕南球貿易風。

○囚中作

自歎身世與心違。胸裡汗青未洽饑。天道耐疑又耐怨。人間誰是又誰非。故朋失路東西沒。老母在堂漁雁稀。入夢昨冬酣戰日。劍花和雪亂紛飛。

長林吊列王之墓

長林烟雨鎖孤栖。末路英雄意轉迷。今日來吊人不

東

微

齊

微

支

見霸王樹畔列王啼。鳥多霸王樹。有鳥曰列王故三四及之。

○書感

菲德從來暗大機。十年事業與心違。山川路隔向誰訴。天地家遙何處歸。白馬蹴冰渡絕境。丹心貫日思王畿。此身縱令為蝦土。魂向慶應陵下飛。

○出五稜郭

孤城看將陷。軍機亂如絲。殘年語深夜。精兵異往時。單身甘就戮。百歲愧愆期。成敗兵家事。何須苛論為。

○中島信行號長城。土佐人為神奈川縣令。後遷元老院議官。

○淀川

先

此夜扁舟遡澗川。蓬窗雨暗五月天。可憐世事艱難際。獨有羈人不就眠。

書懷

侵

憂國真情日覺深。何時事業得素志。敢買小說世人笑。興起皇基在當今。

○勝安房

舊稱麟太郎。海舟。東京人。仕舊幕府。歷海陸軍總裁。為若年寄。明治維新後。被擢任海軍卿。尋拜參議。叙從四位。無幾以病辭職。

失題

微

昔人去不歸。空餘首陽薇。萬嶽誰知己。一簑換朝衣。孤舟大江晚。滿天雪霏々。

○全

紙

仰天有所思。心遠自若短。西風驅殘雲。千里月華淚。

偶成

同

謬從辱祿仕。舉止失其是。猛省悟昨非。豈又不思耻。永歎破窗下。百年亦如此。殘生今幾許。偷生不若死。

○全

真^侵

羣動日駸々。聊足慰煩襟。世上風雨惡。鴉雀悲疎林。豈何張密羅。尚憶有好音。後事今難言。昂然表素心。

○全

微

四立彈飛下。三逢白刃圍。二收敗散卒。回首事々非。

高議罵超群。崇論招衆議。東台戊辰天。淨洒橫舊衣。
君不聞。火船雄飛數萬里。宇宙雖廣尺。裡。颺舉長
驅入蒼茫。恍然恰如遊海市。車輪轉。濤鯤尾動。高帆
飄。風鵬翼起。南極流々。初日輝。冰山疊々。連天峙。俯
推海圖。仰窺天形象。歷々掌上視。無數島嶼翠一痕。
翠裡包含幾洲里。一自宇內歸。掌摩竟恣吞。噬碧眼
士。嗚呼人世局。促何足恃。小信大義誤。非是既將功
名謝雲波。向誰更說海軍技。安得遠識如伯氏。大令
天下定基趾。

偶成

天地育生無偏私。日月照物自至公。千山花香長春
節。萬木葉凋高秋風。四時循環豈徒爾。世人難解造
化工。爭小利。亏失大利。誇微功。兮誤全功。嗚呼千載
一時實。此際典廢。允思全始終。微力難奈報今日。半
世空蒙主恩洪。辱知師友骨半朽。接面交朋意難通。
痴迷獨憐大道迂。嗟跌常恐孤愚忠。酸辛知否世味
美。真味却在無味中。

省譽錄序

花之先於春者。為殘霜所傷。說之先於時者。為舊弊

所厄。雖然不有先者則後者何以警起乎。余親姻象山佐久間翁先唱開化日新之說於數年前。終遭厄。遭厄中筆數章題省讞錄藏篋底。男格亦連累流離顛沛之間。守此遺稿頃携來示余。因助資上木嗚呼說之魁于衆者不免遭厄。今世人若以此書為平々無奇耶。則余將曰。子之見識至此者。豈非遭厄者之賜耶。

○大鳥圭助 靜岡人。叙位五位為工作局長大書記官。

○偶成

政綱紛亂々如絲。一死報恩在此時。十萬甲兵多薄

澆。丹心就義幾男兒。

○出五稜郭

兵氣衰頹事既窮。翻然代衆殺茲身。獨羞一片男兒骨。不曝白沙青州中。

○與平居正 長門人。戊辰之役。將兵到千越後。後判事于佐渡。

○寄前原一誠

上帝茫無悔禍期。函館尚滯八千師。豺狼在野狐何問。廟堂諸老何猖披。壯士暮年志未歇。悲歌慷慨何激越。安得秋高馬肥時。玉關橫槊賦秋月。

○寄友人

人間機巧逐年開。文物典章何在哉。都鄙既無脩漢
學。詩書必不待秦灰。世丁厄運吾當默。天有定時君
莫哀。請見籬邊梅一朶。却從雪裡挽春回。

寄小川某

長缺短衣有誰憐。遊說諸侯亦有年。收此拔旗擒將
手。南軒燃虱小春天。

○重野安繹鹿兒島人為從五位一等編修官号成齋

送西鄉氏督兵赴北越壘韻

風霜秋冷釋松城。鐵騎到時旗幟明。不啻兵機貴神
速。莫教裘帽念西征。自注唐李光弼到軍号令始施而旗幟精明。宋主趙匡胤遣

兵伐蜀會汴京大雪。宋主念西征將士寒凍解所御裘帽馳中使賜之

今

橫壘高風七尾城。軍營依舊月光明。戎衣露坐應懷
古。秋滿越山霜雁征。

今

胸中韜畧是長城。誓剪鯨鯢報聖明。吉甫來歸知幾
日。高堂飲御詠于征。自注檀道濟北齊名將時人以萬里長城。鯨鯢喻乱賊出

瓊矛餘滴序

瓊矛一滴凝為殷馭廬島。八十五州國列焉。三十萬

左傳。小雅六月。篇咏吉甫征伐獫狁也。首章曰。王于征匡王國。其未章曰。來歸自鎬。飲御諸友。

生靈育焉。微眇之至，昭著蒙昧之為明顯，教國子之法亦猶是歟。古者學師教人，諷誦為先，誦一句識一事，以至千萬言之多，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者，循是道也已。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育德。夫泉水之出山，其始涓滴耳。至乎注為河海，匯為澤沼，天象涵焉，貨賤殖焉。故君子取象以發蒙養之義。童蒙求我，我告之；以前言往行，其文則詩，其事則書，兼詩書之義而便于諷誦。唯李瀚蒙求一書為然。橋本靜甫倣瀚書，據我檀原以後之事，得四言若干韻名，曰瓊子餘滴，將上梓來問序。吾知此書之行，戶誦家習，遍千八十餘州，使三千萬子弟識二千年事蹟，其利于世也。譬諸河水之灌溉，豈徒餘滴云乎哉。抑靜兩齡纔踰而立，而文才富贍如此。自今以還，著作之出，將源々乎無窮。此蓋其一滴而已。見微知著，余於此書亦云。

窮北日誌跋

南北倭之稱，見于隋書。源君美以琉球為南倭，蝦地為北倭，以為皆我種類也。予因謂琉球之有支那，猶蝦地之有鄂羅支那，以虛名爭琉球，我陽與之名而陰收其利，冊封進貢，不過順適其意，鄂羅以利爭蝦

地我徒擁虛名而彼日收實利。銅標緯度。殆不能為之限。蓋我之策每得於南而失乎北也。岡本監輔著窮北日誌。附以開拓事宜。將鏤版謁予題言。夫北之難開。不若南之易。治鄂羅之遠略。又非支那之比。假令我措置得宜。猶不保其無侵畧。況於策屢失哉。雖然窮髮不毛。亦我版圖也。連眉黥面。亦我種類也。一時為鄂羅所逼。而內嚮之志未嘗忘焉。當路者誠能參酌監輔之論。使廟謨一定。不動處之。有方則猶可及為也。

題白蓮居士詩集

白蓮居士淡產也。其人雅而淡。望之眉目間。翛然有仙氣。然觀其所作詩。妍綴輕新。時出繪詞綺語。若與其性格相背馳。余怪焉。偶閱坡集。參寥愛老杜。楚江巫峽一聯。坡調之曰。公禪人亦愛此綺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朶頤哉。居士之綺語。蓋亦一朶頤之為耳。宋廣平鐵石心腸。而解作梅花賦。張子房婦孺狀貌。而乃有博浪椎。能事常出於人意表也。此可以得觀詩法。併可以為觀人法。居士集刻成。謁余一言為書。此其詩之佳處妙詣。則諸家評隲備矣。

○中井弘三

省一 兒島人外務
等書記生

發長崎赴上海

遙指扶桑以外天。三山五嶽在何邊。火船驀忽如飛鳥。截破鯨濤萬重烟。

入江海

烟鎖亞羅比亞海。雲迷阿非利加州。客身已在青天外。九萬鵬程一葉舟。

偶懷友人

凍雲籠月海漫漫。船到歐洲夜轉寒。京洛故人無恙否。尺素待汝報平安。

○秋月種樹

東京人叙後
四位任議官

文文山詩撰序

北豐城井國綱公立。將刊文文山詩撰二卷。使人求序於予。予受而讀之。更有所感焉。夫天祥正氣歌。零丁洋詩。膾炙人口。其餘傑作雄篇。大抵皆成于流離顛沛中者。感憤悲愴無不感人。譬如秋聲起而金鐵皆鳴。讀者莫不為之掩泣矣。余嘗謂天地之間。不能無變。則亦不能無憤。故轟然鳴于上者。為天之憤。撼然震于下者。為地之憤。雲霧冥霾為山之憤。波濤洶湃為海之憤。於人遭君父之變。則必憤憤發于聲者。

似雷。憤發于形者似震。憤發于氣者似山。憤發于事者似海。此即道義之氣所鬱積而憤發。而臣子大節之最顯者。爾後遭逢事變。感憤興起者。史不絕載。如宋文天祥亦其人也。天祥捧詔募勤王士。或止之曰。元兵三道鼓行。君以烏合萬余人。赴之何異驅羊搏虎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顧不自量力。欲以身殉國。及軍破。見執。元人欲屈之。不肯。遂南嚮。死燕市。噫。何其壯也。抑宋有天下三百年。一旦宗覆國滅。使無一人死節者。豈不愧乎。幸有天祥為之殿。其大節焯焯。以見宋養士之厚。而天下之為君臣者。於是乎定矣。其間關委曲。所以憤勵忠義者。則尤於詩見之。夫天祥固工於詩矣。而公立之刊。此豈啻詩云焉哉。

○松岡時敏

土佐人。號用拙道人。叙從四位。任議官。

史評乙集跋

評史猶治獄也。持心光明正大。而助之以氣。擊斷不過乎剛。平恕不流於柔。發奸擿慝如神。而使正人君子之冤白於天下。嘻。史豈易評哉。簡堂羽君學通古今。其為中泉尹。年力兩壯。日坐廳事。閱訟牒。裁決霈然。闔邑無冤滯。入為內署司。無幾間。退。孤燈夜雨。掃

几焚香。移夫片言折獄者。以斷史案。辭簡而理暢。自周至清。數千年間。前人所未論及。悉揭而出之。鑑空衡平。物無遜情。豈非所謂光明正大而剛柔得中者乎。頃積成冊。顏曰史評。蓋戲名之也。君齡方七旬。神爽體健。嚮使君自縣而朝。漸陞要職。則於世道必多所底績焉。乃當天下多事之時。徒執翰墨以老矣。惜夫。

○中村正直 号敬字静岡人留學英國數年兼通和漢學尤善文章

詠法國新報

復見滿城春色。回樓臺如畫。鬱崔嵬。善人治法。秉公

義。霸王威權化劫灰。諸葛推誠。衆情悅。重華好問。四門開。請君試閱古今史。福慶多由禍害來。

脩身學序

路暢新教之唱首也。其言曰。國之福祉昌盛。不在干財賦之富。不在干砲臺之堅。不在干宮室之大。唯由于人民脩身砥行者之多也。苟如此人民之中。一國之利益存矣。勢力存矣。權能存矣。有味乎其言之也。吾人眼孔小。見識卑。不能察西國富強之原。而徒求之於形似之末。近雖稍々悟其謬。而獨悲堂下人不能辨堂上人曲直。曰。是非終屬孟浪。嗚乎。何時而

得見日光破幽暗乎。保田子道頃譯衛蘭德脩身學。
乞余題一言。余躍然而喜曰。噫哉。茲舉夫脩身學有
二種。一止論人倫。一首論神人之倫。衛氏茲書雖塵
小冊子矣。二有悉備。以此為幼童課業之書。使其夙
知有無形而妙有之神。以入于脩身之門。其為益豈
淺々哉。余亦曾欲譯脩身書之類。名曰西國崇行編。
未竟功緒。而君譯先成。四方之人早得知有此學。余
烏得不喜乎。嗚呼。吾邦今日卍角之童子。至壯強之
年。為脩身砥行之人。使吾邦為福祉昌盛之國。揚輝
海內者。則茲書不為與無力矣。

高尾詩

大田南畝高尾考曰。按三浦屋高尾。以仙臺
高尾為初代誤也。山東京傳高尾考二篇曰。
高尾二代稱石井高尾。二篇中載元政語說
頗詳。三編曰世傳綱宗朝臣於江戶三股殺
害高尾者。非實事也。高尾入宮後呼於杉之
方為老女。移仙臺。以天年終。又曰石井高尾
者。初代高尾也。仙臺
高尾者。三代高尾也。

三汊流血蓋謬傳。石井高尾事最真。琵琶湖上勝絕
地。偃武後產一才人。姓石井名吉兵衛。詩歌管絃皆
善會。藩公直孝愛其才。恩寵優渥。躡等輩陪駕一年。
僑東都。偶遊北里。買名妹。三浦屋初代高尾。才情容
色絕世。無佳人才子。例相愛。一夕同枕契。千載由來

得意易引魔。有人千金議昏配。高尾驚駭贈書函。欲
喚石郎子細談。是日侯家和歌會。飛觴遮牋興正深。
石郎亦侍在其席。恨不一身生六翮。會散三更郎門
閉。飲泣空待晨鷄磔。忽有同僚傳公命。今日汝顏憂
柄々。母乃中懷有所思。不然汝或有疾病。拜答否否
無有茲。使者復命公尚疑。乃召石郎即時至。至則自
迎之階墀。手賜一枕添恩旨。敝舍不便養病體。今夜
可持此他宿。君恩天大感謝退。飛輿直向日本隄。更
深漸達狹斜街。怪事咄咄闕然報。高尾伏劍命如絲。
抱尸連呼吾至矣。佳人睜眼攬郎袂。一笑粲然息便

絕。滿坐愁慘暫掩涕。傍有遺書語殷勤。永與郎君誓
松筠。不意他人贖妾身。只有同死完婚姻。待至中夜
郎不來。獨死庶使妾心知。郎幸不忘契濶說。九重泉
路盡交期。讀畢石郎腸寸斷。恩賜枕中黃金粲。難返
紅顏既死魂空充。棺椁與僧飯。夢寐悲傷病在牀。瓜
期已滿還故鄉。行至淡海華表驛。削髮為僧入道場。
惟時石郎齒尚少。後來學成才德邵。深州元政師即
是禪餘詩文極絕妙。噫噫高尾慧眼善擇天。水清霜
潔死不虛。果出高僧冠。昭代為作此詩。砥頑愚。

○澤簡德 靜岡人若
松縣令

夜雨有感

如此戰餘殘弊何。看來一夜鬢將皤。無情窗外蕭々雨。偏向芭蕉葉上多。

○長

芟

鄒三洲豐後人叙從五位補一等編修官

天津

奉命清國時作

草樹連天綠似苔。白河引帶抱城回。蒼茫客思欲無際。七十二沽秋色來。

獵富士野圖

曠原五月草茫茫。風送旌旗獵氣揚。唯詫幼兒能射虎。不知外祖是豺狼。

咏石丈山

詩僊堂上一詩仙。酣戰英姿憶昔年。餅裏梅花枕頭劍。自描生色壓凌烟。

蓮

池亭宜靜夜。涼味波間集。荷氣撲疎簾。風斜一螢入。

○南摩綱紀

字士張號羽峯青森縣人正院權大主記

亂後客中作

甲死越州乙野州。亂離阻隔獨搔頭。故山在眼魚鴻絕。遠道懷人雨雪稠。北海風濤依舊怒。東京文物入新愁。登臨偏怯魂銷盡。落日寒雲古驛樓。

兒女避兵男枕戈流離生死果如何懷人情向愁邊
切感世心從病裏多亂後江山空涕淚客中日月易
蹉跎悄然獨剔僧房燭欲和少陵同谷歌
健兒半死計相違九族分離何所依古寺寒燈形吊
影荒村積雪凍兼饑原頭白骨無人斂雲外青山有
夢歸誰向九天明曲直回思家國淚沾衣
鵲巢千里遠相依思入家鄉一涕歔蕭寺今吾彈有
劍荒村憐汝賦無衣寒雲東去連山岳飛雪西來接
海沂亂後乾坤渾慘澹病中況復故人違

兼光刀記

刀可以殺人也可以活人也殺人刀不可不銳利
而活人刀亦不可不銳利也王愬國讐蠹政害人者
不得不斬戮之其刀不銳利何以能奏其功哉威嚴
凜烈精氣襲人使天下人折衝崩角免斬戮之禍其
刀不銳利何以能致其德哉淵有蛟龍則靈人有利
刀則威大之治國家小之護一身皆不可無銳利之
刀矣本邦以武建國劍為神器之一士皆佩刀儼然
稱武士外國人特畏日本刀之銳利蓋亦有以也輓
近世海內之勢大變士卒多歸農商賣刀劍買牛犢
所謂兵卒者亦皆廢刀不佩代之以銃天國之劍正

宗之刀。東高閣泣匣裏。無復一顧之者矣。吾友神山古翁。慷慨氣節之士也。夙讀書講道。常嘆俗日趨輕浮。人日追末利。元氣衰。節義掃地。扼腕罵詈。或至泫然淚下。頃日買備前兼光所作刀。長二尺一寸六分。光芒射人。銳利斷玉。愛翫拂拭。常不離身。吁嗟人皆趨彼我獨守此。古翁有焉。不知古翁之意。在用之殺人邪。將在活人耶。以護一身耶。以治國家耶。余以謂銳利不在刀。而在心。若以頑鈍之心。擅用銳利之刀。則或至黷武傷勇。疵身癡國家矣。今古翁以銳利之心。佩銳利之刀。以誠末利之人。矯輕浮之俗。其誰

不懾懼而服從哉。果然則余將名此刀曰活人也。抑余所佩刀。鐔有銘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吁一忍不獨鬪與刀也。古翁以為如何。併記以質焉。

○秋月胤永

字錫。號韋軒。青森縣人。正院七等出仕。

○失題

京洛此時合獻謀。謫居伏病北蝦洲。死埋枯骨還非惡。唐太以南是帝州。

○寄與平居正

行無與兮歸無家。國破孤城亂雀鴉。治不奏功戰無畧。微臣有罪今何嗟。聞說天皇元聖明。我公事業發

至誠恩賜赦書應非遠。幾回額手望京城。思之思之夕達晨。愁滿胸臆淚沾襟。風浙瀝兮雲慘澹。何地置君又置親。

○川路利良

鹿兒島人正五位大警視兼陸軍少將

碑文

明治九年十月西陲變起。衆有戒心。二十九日夜警部補寺本義久。率二等巡查川合好直。三等巡查木村清三。四等巡查黑野己之助。檢舟於恩案橋下。賊十有三人。卒然揮刀亂斫。義久與好直奮鬪。死之。清三重傷。己之助得間走報。四面傳警。賊悉就縛。蓋長

岡久茂等計舉兵。東北以應。西賊也將先襲千葉縣。至此遂無事。大警視川路利良壯焉。揭之警視廳彰功錄。且樹石銘曰。

以身殉職 千秋名馨 匪謀悉毀 幾旬清寧

○鷺津毅堂 名宣光別号蘇洲尾張人任五等判事

論法 原五

著々何邦不可通。民生賤產論歸公。漢人曰禮。洋人法。畢竟名殊義則同。

豪傑吾推拿破倫。法成寸隙孰能鑽。五編自具治民術。莫做刑名一例看。

護人權利各廳開事可哀控審可陪寧漏吞舟無濫
枉廢他拷訊百年來

○前赤壁圖

浩々馮虛一葦小弄簫舉杯屬杳渺妙理觀了造化
源筆端渾沌九作團水恒流兮月恒明此公依然在
二間

○川田剛

字毅卿號甕江備中松山人
叙從五位補一等編修官

救焚情緒亂如絲屢踏危機未暇嗟欺吏守關鷄報
曉恐妻識面漆生痂一身跼踏乾坤狹萬里崎嶇道
路賒猶喜天公不吾棄人間到處有朱家

○高山仲繩祠堂記

今上登極之元年幕府奉還政權二年王師戡亂于
伏水干甲野越奧五年秋列侯納封土乃廢二百六
十二藩更置三府七十二縣是冬前因山藩大隊長
水原君久雄擢任三渚縣參事初下車首訪高山仲
繩墓曰國家中興雖由君明臣良諸藩効力抑亦草
莽義徒講明名分振起士氣之功居多而仲繩實為
首唱向者官餼其子孫旌表其門今此藏魄之地而
無所表勵崇飾可乎於是君與其僚屬及管內好義
者措財鳩工前久留米藩知事有馬侯亦出金若干

圓資其費。以建祠堂於旗崎。介權少史金井君請余文記之。夫仲繩曠世偉人。而先儒錄其事者。前則淇園。栗山。石梁。茶山。後則幽谷。復堂。山陽。拙堂。有序有傳。有祭文。碑銘。多且備矣。顧獨未推究其所以死。或目為病風喪心之所致。余竊憾焉。蓋仲繩忠義根乎天性。而其先又殉節南朝。嘗讀太平記。大有所感憤。當是時。光格天皇在位。妙齡英發。佐以九條中山諸公。而幕府則大將軍俊明公。罷任田沼意次。群小弄柄。網紀大紊。仲繩謂此可以復王權矣。乃託名文事。周游四方。觀地形。察民情。每遇人輒論正閏王霸。以

陰募同志者。既而公薨。文恭公繼立。黜意次。用松平定信。衆賢茅茹。百弊頓革。德川氏之業復興。於是仲繩自知其時機未至。殺身以滅其跡。昔者後鳥羽上皇遣善走者押松。歷說東國。後醍醐帝藏人頭藤原俊基。佯為修驗者。巡察諸州。令仲繩之所為。殆有類焉。向使其遲疑偷生。為府吏所逮捕。則承久元弘之變。可立而待。何其見機之早且明也。或議其不受勅而妄動。是亦過矣。何者。事成則功歸朝廷。不成亦害止一身。又安問乎其受勅與否焉。且夫九重深嚴。尊卑懸隔。而仲繩以東鄙一匹夫。納交公卿。嘗得竊窺

天顏則奉其密旨。以募義故。亦未可知。不然。其將死。寸裂手記。以投水中者何也。其東向遙拜帝都者何也。其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者何也。嗚呼。仲繩之死。上救公卿流竄之禍於當時。下啓志士勤王之端於後日。其忠不愧藤原公。而其智勇果決。萬非押松輩之所企及也。記不云乎。以死勤事。則祀之。余既避仲繩之功。又喜是舉之合乎禮。故據其跡。推其心。以表章其成仁取義之美如此。三猶縣者。舊久留米藩。而旗崎在縣治東一里。先是有馬侯祀仲繩於此。又築招魂場。以合祀。癸丑以降。其藩士死王事者三十八人。

呼此三十八人。東西馳驅。踏白。及冒銃丸。知有國而不知有身。亦安知非聞仲繩之風而興起也。

卷之二

諸家近世詩文鈔卷之二

相良藏書

○島津久光薩摩人。舊稱和泉守。後更三郎。故薩摩太守。齊彬子也。叙從二位。明治中

興之業功最多焉。進拜左大臣。八年辭職。退隱于故山。

豐蘆洲裡化西洋赫赫皇威日日滅滿襟不乾憂國淚群言何破丈夫腹。

○壬戌偶成

自出家鄉已二旬。輜舟歷盡幾關津。此行何意人知否。欲拂扶桑國裏塵。

咏唐史

暴政流行如火燃。冠如泥土香揚天。衰唐惡弊援無力。獨仰波蒼淚泫然。

○柳原前光

京師人。叙正四位。任議官。為全權公使。

○上海客中作

風渡申江吹上海。樓樓歌管邀中秋。絃聲如雁天如水。皎月高懸吳越州。

○東久世通禧

京師人。叙從三位。為侍從長。

龜山營中供西鄉都督一祭

露營半歲勞王師。懲罰功名轟四陲。回想英雄千古

感陰風五月渡瀘時。

○松平春岳

從四位上少將。舊越前福井城主。

更漏沈沈夜正長。西窓繡帙倚筐牀。現華燈底明如晝。閱到英書第幾章。

○感懷

眼看年年開化新。研才磨智競圖身。翻愁習俗流浮薄。能守忠誠有幾人。

○偶吟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我常信此語。陶詩在一牀。

○松平確堂

從四位上將。舊美作津山城主。

詠琵琶

錚錚撒霰四絃鳴。爪下彈來巧作聲。想像荻花楓葉晚。潯陽江上別離情。

冬暖

霜日當窗午漸暄。自伸蠖屈向南園。寒禽啾唧緣何事。啄落茶梅花半垣。

鍋島閑叟

諱直正肥前人。舊佐賀太守也。嘉永建議欲以挽回衰態。遂被譴責。退隱于國。自號閑叟。不復與世務。專教育士。多舉才能。明治元年再奉職。任大納言。叙從二位。庶亦不愧世間。英人曰。我之不才。唯得一人一事。庶亦不愧世間。宜哉。其多也。

明治元年正月作

宇內萬邦王赤子。斗南籍地國山河。鎮西男子臣直正。先唱昌平第一歌。

讀老泉審敵篇

自古和親多誤國。誰知此事察機前。滿城風雪寒燈下。獨讀老蘇審敵篇。

次春岳兄韻似鐵心老人

春麗嵐山山下樓。清歌紅袖憶曾遊。秋風此夕墨江上。恨不一尊俱畫舟。

呈水戶黃門

回頭世上謾紛紛。敢以毀譽付白雲。天下英雄纔屈
指。平生知己獨逢君。林梢風歛鳥聲滑。欄角日暄梅
氣薰。自戒宴安如鴆毒。從來治國要勞動。

○山内容堂

諱豐信。土佐人。舊高知太守。叙從二位。

○方外草堂書懷

吾本海南人。負性極狂愚。曾被州人罵。決然去扮偷。
閑遊幾裘葛。醉餘且誦書。所學是何道。所師果誰歟。
孔孟說堯舜。當時笑為迂。群譏儻分意。生涯欲何如。

○放言

亢龍失雲不得上。小鳥生翼欲冲天。人君亦有雲與

翼。曰使群臣忠且賢。忠賢已進姦雄退。姦殪賢舉君
臣全。忠賢務察君明暗。有雲有翼君安然。上下通暢
雲路豁。結纓節士簇馬前。縱令姦雄裂眦起。我生鼻
息獨閑眠。

○陸奧宗光

和歌山人。任神奈川縣令。後遷議官。叙從四位。

己巳五月奉敕赴東京

壯志未酬餘短身。斯行何又避辛酸。政治他年冠千
古。皇道如今屬維新。天下安危歸冷眼。邦家柱石豈
無人。一封泣草濟時表。不負此君與此民。

○次中島兄韵

福海投身不厭深。為君常抱此丹心。從來窮達憑天命。豈有人情違古今。

○巖谷迂堂

名修。號一六居士。叙從五。位補大書記官。滋賀縣人。

增注國史略序

增注國史畧新鉅。告竣。層欄笱注。考據精確。較之舊刺。更為善本。蓋我朝神世邈矣。不敢稱述。樞原奠都以降。列聖相承。其治簡。其民淳。中古通隋唐。斷朴為文。為俗。日赴澆薄。然衣冠禮樂之興。亦昉於此時。而天子親政。南面垂拱。有雍容都雅之氣象。既而王綱解紐。武門弄權。海內分裂。戰鬪爭奪。太政不出皇室。

者。幾七百餘年矣。迨明治中興。百度一新。再見天日。何其隆且盛也。顧斯書成於幕府摻柄之時。藤清二公原序並不記。及新舊改刻。余之感慨係焉。及其徵題言。姑書此以還之。

○白戶隆盛

靜岡人。陸軍中佐。

下總習志野原露營中作

平原漠不辨。西東。深夜無燈。物色空。點滴徹衣。營裏雨。驚濤衝耳。野間風。戎駒蹴地。蹄生火。羌笛穿雲。韻破穹。枕石。衾蒿。軍陣事。卑尊共卧。幕家中。

○竹添進一郎

名光。鴻字。漸卿。號井々。熊本人。補修史局二等協修。

○戊辰役中作

以弟討兄臣討君六十餘州無大倫徒將成敗論曲
直孰是逆賊孰王臣城上狐鳴月色濕燈前一夜萬
感集神州陸沈果如何腥雨膾風天亦泣。

○薄井龍之

東京人為山形縣大書記官

水門營中值九月十三夜招飲藤田小四郎
及飯田大和田諸君

一樽重碧幾篇詩翰畧才兼翰墨才須記孤軍重圍
底鐵衣共賞後秋來。

月氣壓四圍十萬軍。

孫仲謀

生子何須如仲謀旌旗未敢向中原周郎一去無謀
主低首終身拜賊酋。

○柳田友廣

字清卿號蕉菴鹿兒島人正院八等出仕

記橫山正太郎死諫之事兼奠其墓

希世之寶出海隅非璞非璧又非瑜徑寸志心照六
合靈光赫赫螭金烏姓是橫山名安武狀貌端肅而
魁梧靖思深沉存膽略寤寐憂國形骸臞一朝發憤
辭鄉國書劍千里問鴻儒願以我君致嘉曆願以我

民逢唐虞。心謂國家有近患。心謂廟堂無遠圖。北宋
賢良論新法。西漢學士議均輸。遵聖言斯得治道。馳
私智必愆機樞。古今事唯如一轍。天下治豈有二途。
俯觀瀛洲渺漫。仰望彼蒼茫。糝糊雒陽朝野。屬崩
土。長安禁苑委荒蕪。欲探世論。覈時事。或問權貴。或
荒芻。哀情迫切。遂決死。此際毀譽何足拘。待詔門前
留諫疏。自謂官廳不可汙。退到鄰門。夜將曉。披襟拔
刃。自割屠。勿謂所為出客氣。易箠結纓。真丈夫。書奏
報到。日將午。欣然拜闕。絕吸呼。骨瘞三田。綠樹下。神
護九重紫雲衢。審審血誠百世鑑。醇醇黨論千載謨。

句句痛快。皆白玉。字字剴切。悉明珠。鼎呂是重濟時。
義鴻毛。真輕獻君軀。何讓龍逢比干輩。愧殺秦檜王
倫徒。和氣敢言稱伯仲。平手死諫爭錙銖。利己害人
人皆是。委美從俗君獨無。高節凜乎抽地軸。逸氣飄
然入天區。後飛廉兮使奔厲。前望舒兮令前驅。在天
之靈耿不滅。窮天極地參吁俞。

○加藤弘之

東京人。從五位法學部
理學部文學部綜理

壯觀樓作

烟波萬里轉吟望。浴後呼杯。又上樓。併得房總武相
景送迎。米普魯英舟。

○大庭機利号松齋青森縣人嘗在京師鳥足

○上田幽囚雜感

又見秋風起其如感慨何壯心猶有在忠膽未消磨
朝誦幽懷賦夕吟正氣歌恨逢多故日空作楚囚過

○將發上田用賈島渡桑乾詩韻留別鍾美館

諸彦

幽囚待命六星霜何料生還發信陽莫怪臨歧垂涕
淚多情也似出家鄉

○玉虫佐太夫仙臺人曾遊海外戊辰之後首謀殉國

○歸自米利堅

萬里鯨濤幾苦難當時豈料得生還夢耶非夢看初
覺翠黛依然故國山

○失題

要將一言拂妖氛高議直衝萬里雲寧計誠心不貫
徹適使汚辱及我君此辱恐為皇國辱欲起救之苦
無術平生所讀果何書平生所食果何粟上書劉陶
非黨人伏闕陳東古忠臣子直說吳將救魯相如佐
趙能抗秦青史所載多如此讀之感情不能已嗚呼
諸君意如何鴻毛泰山同一死

○雲井龍雄羽州米澤人明治辛未歲有罪被斬于小塚原

失題

少小讀破萬卷書。欲討聖源。逝洙泗。道與世背。無用
處。放蕩。却是一俠徒。破產傾身。多結客。奪為六王進。
竒策。山東豪傑半屬望。共謂秦兵擊可卻。從散約解。
壯圖違。天高地厚。亦跼踖。一朝自悔。心恍然。深耻平
生氣字窄。君不見有窮女。字嫦娥。一飛走。月月為家。
我亦將遠探其窟。手攀天柱。折其花。亦不見。緱山仙
子。其名晉。駕鶴漂渺。斬雲陣。我亦將遠。極八宏。橫絕
弱水。進我輒。聞說八小州。外別有五大洲。長風好放
破浪舟。烏拉之山。太平海。去矣。一周全地球。一世俊
髦。盡把臂。萬國竒勝。盡屬眸。然後稅駕。故山瀟洒伴
松菊。一世能事。庶幾將始休。

雨中觀海棠有感

綠濕紅沈。悄無力。恰是揚妃啼後。色。花容如愁。何所
愁。我向花問。花默默。想昔瀆殿殿南莊。把酒賦詩賞
海棠。當時同盟。今四散。或為魯連。或張良。須水火不
碎。其志往往激昂。就死地。死者函首。送王廷。生者海
鷲猶唱義。嗟我赤城。讒脫身。再舉無策久。逡巡。今對
此花。想往事。愁淚和雨。紅沾巾。

禁錮中送人之東京

不忍池水繞東台。腥風帶雨撥寒灰。豺狼橫道老龍
逸。吉祥之閣安在哉。君不見元和定鼎肇基趾。威武
西震覺羅氏。舜雨堯風六十州。朱門金殿八千市。滄
海為田天命移。難奈文恬又武熙。前門防虎後門狼。
大厦一傾無人支。噫嘻獲鹿喪鹿機。一髮懷古慨今
竦毛骨。君令攔鞭遊其墟。百感知聚君一瞥。如今何
物猶依舊。墨田之花高輪月。

失題

天門之窄窄。於甕不容射。鉤一管仲。磴增無恙舊。麟
騏生歸江湖真一夢。自咲豪氣猶未摧。每經一難一
倍來。眸視蜻蜓洲首尾。向何處欲試我才。講學平生
護此志。道窮命乖何足怪。只須痛飲醉自寬。埋首之
山到處翠。

全

欲回狂瀾濟一世。道之窮通未肯計。直氣吐來震九
重。滿眼神黻是芥蒂。天日不照孤臣心。在被浮雲遮
且蔽。欲死則死生則生。我肘豈容易使人掣。檻車夕
過東寧川。目擊湖山淚沾袂。回首遭逢夢耶真。壯圖
只有水東逝。嗚呼縱令此山如礪。此川如帶。區區之
志安能替。

送釋俊師

生當雄圖蓋四海。死當芳聲傳千祀。功名非有遠出群。豈足喚為真男子。俊師膽大而氣豪。憤世夙入祇林逃。雖有津梁敷無處。難奈天下之滔滔。惜君奇才抑塞不得逞。枉方其袍圓其頂。何事衣鉢僅潔身。不為鹽梅調大鼎。天下之溺援可收。人生豈無得志秋。或至虎吞狼食王土割裂。八州之草任君馬蹄踐蹂。君今去向東海道。到處山河感多少。古城殘壘趙耶韓。勝敗有迹猶可討。駿之山兮參之水。英雄所起地形好。知君到此氣慨然。當悟大丈夫不可空老。

○釋大俊

字晉如號獨正堂姓鶴嗣氏尾張人坐雲井龍雄事處徒三年後補大講義

○就囚示故人

游禽罹網有何尤。窘束身心不自由。參也殺人遂欺母。知是古今同一憂。

○獄中與諸子分韻得鷄字

嘗膽幾年忍謗詆。遷流身瘦似籠鷄。才如伊尹猶耕野。節慕蘇卿奈牧羝。果木春回皆拆甲。枯楊氣至便生梯。世間窮達命難定。休道青雲不可梯。

○安部并政治

會津人。戊辰之役與幕兵到箱館戰死

○戊辰歲晚

海潮到枕欲曉天。感慨撫胸獨不眠。一劍未酬亡國恨。北辰星下送殘年。
交友回頭半委塵。豈圖此地獨迎春。燈前暗灑幽懷淚。是不尋常送歲人。

○過函關

挽回頽勢在此間。不達丹心敢不還。廟議恐違胸裡策。肩輿如矢渡函關。

○牧野貞成人仙臺

○送三好五郎之北海道

地球一塊物。何又論西東。行矣成偉業。可助造化功。

鯤魚振大鬣。躍入北溟中。

○人見勝太郎靜岡人戊辰之後率兵到函館

○就囚赴鎮西途中口占

人臣唯欲致人臣。嚙雪卧薪蝦島春。防衆孤軍終敗績。忍飢殘粟幾酸辛。身囚天末多離友。道歷故鄉難值親。惱殺秋風不相待。片帆直謝浪華津。

○己巳暮秋北豐囚中作

秋堂風冷雨潛潛。一點禪燈客枕閑。豪氣未消半宵夢。指揮殘卒戰函山。

○下淀川

多少冤魂奈恨何。澱城雨暗亂啼鴉。無情最是長江水。依舊溶溶入浪華。

○岩上昂土佐人元老院

下淀川

一帶長流入洛通蓬窻涼。迸水車風半灣蘆竹半灣柳。青戰淡烟微雨中。

大分客舍作

如此春風浩蕩何。田園亦自競韶華。異鄉山水非無趣。只怕歸期及落花。

○江藤新平名春住肥前人。明治以降歷仕諸官。迂參議任司法卿。奉勅撰定新律。

綱領六卷。明治七年解職。時天下征韓之論起。本國士左祖之。因往而說論之。不行。反為賊所迫。自為賊魁。會鎮兵至。逆戰大敗。潛匿崎陽。更姓名走土佐。途而所獲處斬罪。

○題山水畫

欲滴夏山江水濱。涼亭多少知何人。若非避去風塵土。定是應尋春外春。

○島義勇佐賀人。叙從四位。明治七年與江藤新平舉兵攻佐賀城。遂為官軍所擒。

○遊天橋

水晶盤裏錦波流。一帶飛橋十里浮。萬艇櫓聲霞外動。五州山色望中收。松擎粉壁孤城曙。雨染丹楓兩岸秋。顧戀風光何忍去。高吟獨立相峯頭。

○前原一誠 山口人叙從四位。任參議兼兵部大輔。後以罪處刑。

戊辰作

干戈未定事如麻。身委艱難不思家。默斬姦臣數曆月。十年永負故山花。

○失題

汗馬鐵衣過一春。歸來欲脫却風塵。一場殘醉曲肱睡。不夢周公夢美人。

全

水濁無由濯我纓。行吟澤畔歎斯生。從今脫却人間事。賣劍買牛自在耕。

○全

心死人間萬事安。出門世路太艱難。從今默默林泉下。高卧高風保衰殘。

○臨刑

我今為國死。死不負君恩。人事有通塞。乾坤弔我魂。

○西鄉隆盛 稱吉之助。號南洲。薩摩人。維新前與僧月照。沒海不死。更名大島三左衛門。

門明治元年任參典。叙正三位。及征韓之議起。解職而退。十年二月。嘯集黨與。起軍西陲。九月。戰死。城山。

偶成

年老元難滯。帝京絃聲車響夢。魂驚積塵幾寸衣裳。

重村舍暫忻身世輕。

○歸縣中浴溫泉所賦

官途逃去遠搜竒。神嶺幽情筆硯隨。誰識浴餘行樂處。青山高澗宿雲披。

○失題

我有千絲髮。斃斃黑於漆。我有一寸心。皓皓白於雪。我髮猶可斷。我心不可截。

全

建業唯期和蘭東。鬪爭獨希名勒翁。半宵提劍望寒月。今古興亡兩眼中。

○全

天步艱難繫獄身。誠心豈莫耻忠臣。遙追事跡高山子。自養精神人不咎。

○全

世上毀譽輕似塵。人生百事偽乎真。追思孤島幽囚樂。不在令人在古人。

○全

纔出都門稍散襟。綠桑蔭下碧溪潄。未炊丹洞胡麻飯。朝暮穿林半隱心。

○全

卷之二
衝雨來叩，雲外門。風光滿目對吟樽。相逢高興無他事。山林幽情子細論。

○楠公

明籌竒策不可摸。正勤王事是真儒。懷君一死七生語。抱此忠魂今有無。

○送兵士之東京

王家衰弱使人驚。憂憤隕身千百兵。忠義凝成腸鐵石。為楹為礎築堅城。

○辭闕

獨不適事情。豈聞歡笑聲。雪羞論戰畧。忘義唱和平。

秦檜多遺類。武侯難再生。正邪今何定。後世必知清。

全

山老元難滯。帝京絃聲車響夢。魂驚垢塵不勝衣裳。汚村舍。避來身世清。

○偶成

幾歷辛酸志始堅。丈夫玉碎耻輒全。我家遺法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

○全

平生蘭交分外清。今朝有約已斜陽。倚門倚戶相俟久。春夜長於秋夜長。

○亡友月照十七回忌辰

相約投淵無後先。豈圖波上再生緣。回頭十有餘年
夢。空隔幽明哭墓前。

○幽居

幽居夢覺起茶烟。靈境溫泉洗世緣。地古山深靜於
夜。不聞人語只看天。

讀田單之傳

連子豫知攻狄時。九旬不下力能支。由來身貴素懷
鏢。吝死長遭兒女嗤。

○舊作

不養虎兮不養豺。亦是九州西一涯。七百年來舊知
處。百二都城皆我儕。壓倒海南三尺劍。蹂躪天下七
寸鞋。人若欲識余居處。長住甌城千石街。

知賢

大丈夫之處世也。當亂世則欲立撥亂反正之大功。
而濟蒼生於塗炭之中。傳德業於千歲之後。當治世
則欲革弊政戒奢侈。矯浮薄之人情。大行仁政而貽
其道于無窮矣。是覆載之大恩而已。雖然在下位而
不當其位。則莫所施其力。徒與凡庸同伍。而人無知
之矣。夫世之所憂者無甚於不知其人矣。仰以欽慕

古賢俯以難方。今無其人者。世之常態也。嗟乎億萬蒼生中。何時無英雄哉。惟在知之與不知耳。曰高木秀立林中。誰敢卑之。芝蘭雖在衆草中。其馨不可掩。人誰惑焉。奚獨賢者之如斯難知也。曰高木人知。哲高。芝蘭人知其香。其易知者。人情所好也。至賢哲則豈凡情之所好哉。夫爵祿重利。人所好也。非其道。非其義。與之以天下。敖然不顧也。面從諛言。凡情之所說也。然非其義。非其道。則面折直言。格其非。安逸奢靡。人之所好也。而身處險。安于難苦。黽勉不息。口非仁義。不言。身非禮讓。不行。其卓立獨行如此。其異也。

世人見之不笑則怒。不為愚則以為狂。芝蘭之香。人皆愛之。賢者人皆惡之。是所以小人易進而賢者難進也。明君當興起之時。則排衆議。破群疑。推誠厚禮。而大舉之。敬受其教。悉從其諫。委之以政。而樂其成。故讒言無所施。毀言無所可入。是以舊弊一洗。人情歸乎醇厚。五倫日新。月盛。萬民沐浴。仁澤四海。稱贊善政。餘澤流于千載。嗚呼。雖有明君。不得賢臣。則不能為其治。雖有賢臣。不逢明君。則徒屈市井之間耳。然明君常難得。而賢者常在。為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辨良奸

國家之安危存亡莫不由用人之得失也。苟得良臣，則國富民優也。用佞人則災害並起。國之大口弱甚則危亡立至矣。蓋人君誰有好姦佞而惡忠良之心哉。自古以來退忠臣愛佞人者不可枚舉。是無佞其實以奸人為忠良委之以政而不疑。豈計其以忠目之者大不忠而其為不忠而棄之者真忠良哉。其所以目奚如是相反也。抑有故夫佞奸之事君也。欲逞己欲而於國之安危邈然不顧。是故布旨迎合不選善惡。徒以悅君心為主。日進謾言以長君之欲。讒忠臣虐下民而肆其私曲。然而君不能察其奸。謂彼能

尊我敬我又能從我言。於我所欲無所不供。增加貢稅以補國用之不足。令我安者皆彼之力也。非至忠而何。於是貴其位重其祿寵之愛之。遂以國權委之。至于危亡曾不知為其大奸。可不哀哉。夫良臣者性剛直質實為國忘身。君有小過則必諫之正之。有大過則棄其身而強諫。無所不盡矣。豫室君欲導之以仁義萬人毀之。漠如。萬人譽之。泊如。進退必以禮。欲布恩澤於民以置國家於泰山之安者。良臣之心也。苟不能察其心。則謂彼輕蔑我。又不從我所欲。假忠諫之名而屈辱我。失臣下之禮。而發侮慢不遜之言。

不忠孰大焉。加之讒言毀語雜然滿耳。終廢棄之而不疑。甚則至加刑戮。可不歎哉。故國之安危存亡。莫不由君之明不明也。是以君子先窒其欲。以勸道義。正其心。以接群臣。明以察曲直。邪正黜諛者。遠讒人。而舉強直諫諍之臣。日以聞過為先務。委之國之大事。衆良皆為股肱。施仁政。固邦本。國日富月饒也。故用佞奸。則國危。舉忠良。則國安。嗚呼。用人之得失。其關係國家不亦大乎。

利民

聖賢常不言利。非為以利可惡也。不言之者。有所大憂者存焉也。苟其心在計利。則菑害並至。心在仁義。則萬福並至。然則國家之永安。不在彼。而在此。可知耳。故君子憂民之憂。而不憂己之憂。計萬民利。而不計己之利。計己之利者。桀紂也。計民利者。堯舜也。吁。堯舜之於桀紂也。如霄壤殊矣。而求其所以殊者。則在利義毫髮之間耳。豈可不懼哉。嗚呼。世俗之所謂利也者。非利而不利者也。所謂不利者。非不利而利者也。故言利而為利者。未知其利者也。苟知利之。天之四德也。然則利也者。四德之一。豈可惡也耶。蓋天運循環。四時錯行。萬物遂其生者。天之利也。天利萬

物而莫有毫毛之利心。明君法天而治百姓。周武勞心力而利百姓。莫復有一毫自利之心矣。萬物遂其生。天之利莫大焉。萬民安其所。人君之利。豈有大焉者哉。誠利為利。此則利之於天下。不可一日闕者哉。何憚言利哉。然而世之所謂利也。往往以利已為利。以利民為不利。故聖賢不言利。而說仁義。果行仁義。則天之所以為利者存其中矣。夫專心以行仁政者。人君之職也。所謂仁政也者。利萬民者也。若行政而百姓為不利。則何之仁。有然則仁政也者。利萬民之名也。利萬民者。大施恩澤而除其所困苦。而與其所安息。禮樂政教。則皆利民之具也。當是時。陰陽寒暑順時。菑害不起。禍亂不生。五穀熟而民人育焉。所以贊天之化育。豈不天下之大利乎。苟不法天利。而欲計己利。區區小利。剝民以肆己欲。則國人靡然過利。不用心於稼穡。而盡力於末利。土地荒蕪。山林殘伐。困窮離散。日甚而租稅無所出。於是乎。淳朴之風頹。而譎詐殘賊之心起。攘奪爭鬪。禍亂迭生。國家之不利。豈有過之者哉。由之觀之。聖賢不言利之深理。良有故也。嗚呼。欲治國家者。當絕目前之小利。而法皇天之大利也。

○祭臺灣戰死者

夫生者之有死。自然之理。豈得逃之乎。然死者人之所難焉。獨臨大義。棄之輕於鴻毛矣。以其為難者。輕而棄之。可謂交誼之至也。此非依人之言。強為之者。皆自感發而忘生。衆人不期而歸一致。所謂神盟者也。是所以從事於臺灣之後也。於是。我徵集隊中。一心同體。猶右手有急。左手不覺應之。何待令為之乎。嗟乎。當難戰急激之間。一隊分離。四方無暇救之。憤戰衝突。而終斃焉。實不異。剖吾骨。剖吾肉。歷年經月。猶不可堪。切痛矣。於是。同隊保餘生者。相會錄戰亡之姓名。居于是席上。永不失神盟之義。而欲不以存亡有親疎。願踏大義。謁於泉下。必不噤口也。請以之慰靈魂焉。西鄉隆盛謹誌。

○藤野正啓

號海南伊豫松山人。補四等編修官。

勸顰雜詠叙

詩詠古人。以高頌周頌為權輿。至漢魏創立詠史體。唐宋明清因之。作者輩出。我山陽賴氏。東湖藤田氏。最好詠史。篇什頗多。社友橫須賀叔卿。仿之亦賦數十篇。題曰勸顰雜詠。使余論定之。余謂古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薦之宗廟。其源出於追慕欽仰之餘。故

其言靄然。漢魏詠史寄託以據懷抱。其情尚真。至唐
宋而下。則直叙事而加論斷。其旨與詩遠矣。今觀叔
卿之詩。如炊烟木丸等諸篇。遊揚德業。莒發國華。惇
篤之情。油然可掬。是何與烈祖思文相讓。漢唐不足
論。况山陽東湖乎。而題曰。勸顰者。所謂謙之又謙者。
蓋叔卿遠于史學。而謙讓為德。恬退自得。故構思之
忠厚。措辭之溫雅。亦與古詩人相如也。嗚呼。雄辯宏
博。如李杜諸家。辭藻煥發。如賴藤二氏。世推以為詞
林宗匠。然古人之所為貴者。不在文而在質焉。言寡
而思濬。優游彬蔚。播諸金石。一唱三歎。可以羽翼六
經。是乃詩之本旨也哉。叔卿得之。

癸酉歲觀某生改曆新歲作。余亦勸顰次其

韻原三

二曆本皆同一元。五星均賴太陽尊。三千世界無新
古。三教孰分華與蕃。

遠邈天潢紀曆元。萬邦更仰我皇尊。百官朝闕賀方
罷。賜宴殿前交遠蕃。

○依田百川千葉縣人號柳蔭
補四等編修官

偶作

陸稅挽車水稅船。屋租又見及坊廛。一輪好在簷端

月猶喜官家不課錢。

○奉母賞花

板輿到處相追隨。柳綠櫻紅春四圍。莫笑膝前作兒戲。落花亂點老萊衣。

○東台看花

艷雪嬌雲一望開。不看當日積屍堆。落花如雨撲烏帽。尚想飛丸頭上來。

○青山延壽魏鑣拾常陸水戶人青
山延于子楠三等掌記

○酒史新編序

堪輿之間。物皆有所待。虎豹之待爪牙。草木之待雨露。金鐵之待冶鑄。人才之待教育。無不皆然。人之於一身。寒而待絮。暖而待絺。飢而待食。渴而待水。唯酒者。獨若無所待者。而人之待於酒也。尤居多焉。久客來歸。親故聚首。團樂話舊。此際待酒而舒其怡。兀坐開卷。通覽古今。忠邪顛倒。此際待酒而平其憤。南浦陰別。再會無期。黯然消魂。此際待酒而忘其悲。風物清朗。良朋盍簪。信眉抵掌。此際待酒而適其樂。溪梅數株。新月映流。清香襲衣。此際待酒而寄其興。江雲暮然。夜雨扣篷。孤坐無聊。此際待酒而排其鬱。是我伯兄之所以待於酒。而有是編之著也。若夫粉白黛

綠。嬌笑獻媚。歌聲繞梁。待酒而助其快。搯腕瞋目。生死相誓。睚眦必報。待酒而結其歡。口語相仇。頃刻反目。謹叟叫號。待酒而解其紛。則王公大人。烈士豪客之所為。而非我輩之所知也。抑亦流連耽溺。靡畫靡夜。勇者為之亡身。智者為之失慮。賢者為之喪德。此書之所以誠也。伯兄天資不勝。恬酌花晨月夕。傾二三爵。滿顏生頰。然其胸中灑落。風度脩然。性亦常愛酒。又愛酒器。集藏吾邦磁栝。至百餘品。嘗命陶工。作觥船為之。記其意云。酒能樂人。亦能覆人。蓋寓箴誡之意也。世之讀此編者。能以伯兄言為意。則酒誥警誠之語。亦不外於是。是為序。

○小河一敏

豐後竹田人補四等編修官

○詠秋草

堤草春又夏。後先競眾芳。一朝經秋雨。滿目轉蒼蒼。淡日容易暮。冷露浸殘香。蜂蝶不復到。葉底棲寒蟬。寒蟬聲唧唧。似訴此荒涼。疾風既難耐。何以凌雪霜。萼萼渾葦折。子實存一陽。可憐一陽仁。猶作千歲光。

○小松濟治

和歌山縣人六等判事

○歐洲客中作

孤客天涯殆若秋。鴻音迹絕更添愁。雁聲驚覺歸鄉

夢。鎌月如霜掛屋頭。

○失題

碌碌飄繫歲月遷。男兒芳志有誰憐。思親情淚燈空照。憂國鐵腸酒益煎。勢至使然恨天地。時當可歎思先賢。蕭蕭客舍堆書裡。卧送明治第四年。

○小笠原勝修

字修之。号干橋。會津人。開拓使二等屬。

詠龍

膚寸雲纒合。須臾沒遠岑。南陽何得卧。天下望甘霖。

○亂後作

曉收原上骨。夜投原上村。村空無雞犬。愁懷不可言。

君辱不能死。國亡不能存。草間猶求活。愧彼泉下魂。

○秋夜

無家又無食。故舊半黃泉。露冷蕪葭月。秋高鴻雁天。乍寒人卧病。不寐夜如年。莫怪霜侵鬢。亂餘憂自煎。

○歲晚書懷

歲月崢嶸鬢欲皤。悠悠心事奈蹉跎。南冠空灑新亭淚。一片山河落日多。

○守永宗摸

號英山。日向。肥山人。

征韓評論跋

佐田白茅。夙審知雞林事情。曾獻征韓之議。以內國

多事未及外征。事格而不行。而天下志士征韓是非之議紛然興。其論策皆出於憂國之至情。於是白茅叔拾其異同。輯為一冊。上梓以公于世。亦可謂厚於憂國者矣。昔者羊叔子之計吳。王景略之策晉。皆與時論背馳。武帝聽之而勝。符堅不聽而敗。故非常之事。固非常人之所得知也。今討之與不討。予亦遽不能決其可否。雖然。知彼知己。投機而動。又知勝之不甚難也。

○森保定 號鷗村野州藤岡人

高野山

山勢走南北。積翠遠相連。頂聳雲遮麓。晝昏樹蔽天。僧房分五百。世界識三千。玉水長流毒。珠龕更戒羶。鳥聲呼佛法。塔影絕塵緣。異場香火盛。宗門衣鉢傳。路旁排石碣。壇上耀金蓮。闔境殊岑寂。澄心欲悟玄。

○岡鹿門 名修仙臺人補修史局一等協修

靖齋小川君墓碣銘

當幕府未運。權姦擅威。有志人慷慨憂國者。悉獲而誅戮之。其意如將勦天下忠義種子而後止焉者。士之際其時者。何其不幸也。若我靖齋小川君。殉節其不幸之尤甚者矣。君諱忠篤。字士信。稱幸三。靖齋其

號加賀鶴來邑人。曩祖忠次仕藩祖大納言公軍功著。子孫坐事喪祿。祖忠政父忠安母藤井氏。君幼有大志。年甫十四游京師師事太田典藥學醫。居五年歸。請其父曰。醫不過濟病者。願學濟天下之術。父嘉其志許之。乃來江戶執贄小林先生。專講經史。一貧次骨。刻苦愈力。學成歸鄉。聚徒授業。非其志也。再游京師。當是時幕府黜正議公卿。錮親藩論國事者。天下以語言為諱。適今島津從二位公奉朝旨上京。有所奏聞。君慨然曰。我藩提封百萬。豈可坐視天下之急乎。即日北歸。上書令前田正三位公論陳勤王。大義言極剴切。公異之。命執政大臣令與君論難。君援證古今。措切時事。確不可動。公將有所用。會有浮言。君與浮浪輩通謀。因坐禁錮。翌年己亥。故大將軍奉敕入朝。公始悟。人言不可信。特命赦君。擢中士。賜祿三十五苞。從公西上。專參機務。是歲朝廷免毛利氏衛兵。禁臣屬入京。草莽義徒奉中山侍從。舉兵於大和。天下騷然。幕府將籍前田氏為重。發使召令從三位公。君慨然曰。若應幕府之召。黨其不臣也。乃與諸同志上書止之。是冬朝廷召從三位公。公猶豫不決。遣君視京師形勢。君素寬毛利氏。至則見各藩正議

之士有所圖議以狀復命且勸公曰皇上方側席是
豈中立傍觀之時乎公然之決意入朝詔護禁門既
而毛利氏三老臣率衆次京師鳴冤不已公恐生事
周旋公卿間又與書德川中納言松平中將論處置
之方不省乃移病急發發之日三老臣狀松平中將
誤國之罪引兵迫闕下騷亂幕府以公倉黃就途疑
黨毛利氏責上其狀一藩不知所為乃殺諸與謀者
以說而君以贊公上京謀事居多處斬先是君在國
聞變起馳至近江貝津候公事已不可為曰予謀國
不効可以死就刑之日顏色不變行刑者掩淚實元

治甲子十月廿六日也享年二十九後四年德川氏
復政權於朝廷翌年今從四位四條公以鎮撫使北
巡諭從三位公以勤王大義於是乎君之精忠大節
所以効死其國者始暴白諸與君同論者皆登用乃
訪君之後得妹子一三祿之君之刑死吏法極嚴不
許營葬配河島氏慟哭托其姻人私收其尸至是以
禮改葬於鶴菜邑先塋之次野口之布與君同謀下
獄者以予知君於京師致河島氏之囑徵銘銘曰

山岳義重

鴻毛死輕

大書深刻

不朽其名

○關場忠武

青森縣人
奉職同縣

田上途上偶成

慨然俯仰向誰語。不願此身一日寧。誘道將醫民。蠢爾馬蹄踏破萬山青。

○菱田重禧

號海鷗。美濃大垣人。

○飲普水魯雲閣

陸州刺史開佳宴。普水魯雲秋色多。忽有紅粧含笑至。兩行坐客眼先波。

○戊辰人日前一夕就縛。將屠腹賦此自貽。

苦學欲酬君父恩。一燈空伴卅餘年。從容就死是今夕。只恨丹心未徹天。

青樓作

夜山低處一燈青。珠唱紅歌酒未醒。少女如花年十二。倚欄忍睡數春星。

○逸題

五日參朝一日閑。蓬頭鹿服跨洋鞍。春風不使英雄老。花滿船頭十二欄。

○臨發青森賦以似諸子

一封謹奏九重天。男子胸間日月寬。參議若能取吾議。重來踏破勿來關。

明治詩文鈔卷之二終

諸家近世詩文鈔卷之三

相良藏書

○安井息軒

名衡字半九一字仲平日向飲肥人仕舊幕府

○錦山神祠改建記

加藤清正廟

天地之間至大至剛物莫能屈之經千歲而愈盛者其唯忠正之氣乎當其磅礴觸物也山岳失其高江海失其深凡橫目之民神之靈之畏之敬之而莫知其所以然猶與盛矣自天下力爭名將英士世不乏人而其能當此德者漢有關羽我有清正公公揚武

於海外餘威所歷至以止兒啼誠一世之傑也然是猶未足為公道當慶長之季關左之威如席負隅誰敢觸之而公輔幼主與之會於京師不懾不激逍遙就事終全兩家之交而還既而出匕首於懷曰今日之事聊以報豐公萬分之德矣蓋公操至剛之德出之以柔是以勇者不敢怒智者不敢謀浩然申於萬物之上嗚呼使公不死姦豎斂跡而又能折衝於千里雖天命有歸豐臣氏之社未必遽屋也而天奪之年豈不惜哉夫羽仕三分之國一敗就擒其事不足言然後世尊之至稱為帝唯非以忠正之氣死而熄耶况公德所成如是宜矣其廟食百世而益尊之也初祠在本妙寺緇徒奉之明治四年廢藩為縣知事細川公曰神佛混淆非朝廷之意也遷祠城中商賈從而徙者數十家行香者日夜雲聚是歲冬鎮兵入城陸軍省議曰軍容貴肅今兵民雜居非所以嚴國威也乃命出民於外凡拜公廟者月許一日入城其餘不得行香民心未厭乃又議遷祠於外事久不行六年冬今令到任聞之曰神人不和非國之福也且功德如公廟兆不定何以勸人明年縣事粗就緒乃卜地於城北面巽位而立遠望蘇岳近接江津優攬

形勢之勝。命下之日。官民踊躍。捐貲助役。規模之宏。丹牘之美。不日成功。又環之以華樹。為士女遊息之所。所以表其景慕之意。於是乎公德益顯矣。八年七月。令以事來東京。介人請予記其事。予以老疾辭。令曰。我所以乞子文。正以其文老。任他人為之。請假子名。以遂衆望。予嘉其誠。乃不復辭。謹次其事。以答盛意。令姓某。名某。土州人。予與令無半面之識。安能知其賢否。然今日之令。事大任重。其名雖令。其劇倍守。而速能及是事。使其民知所向。則其施於政者。可想矣。明治八年乙亥八月。

○芳野金陵

名育字叔果下總人。仕舊幕府寓于東京。

○讀文天祥正氣歌

文以氣為主。不其然乎。文天祥正氣歌。凜乃耿々爭光。日月角。大海嶽。洵足以扶綱常。振民風矣。忠精赫々。雷行天。蓋亦自道耳。其衣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天祥以此養之。極其剛大。其始卒莫不出于此。者。偶發言于土窖耳。方夫宋之末造也。嫠婦弱息。徒抱空名。而延一線之喘。于江南半壁之地。其不可為也。昭々乎明矣。天祥乃曰。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忼慨唱義。困踣萬狀。以廢幾萬一焉。

及趙孤葬魚腹悲憤浩歌從容就死雖天非其大而天祥之天則全矣孟子曰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如天祥可謂養而無害者矣其唯養之是以其氣之所發煥哉成章貫萬劫而不朽雖不欲以文名世也而終不可得不名耳後之作文者非養氣之有素徒求功干布置瑀繪之末欲以追躐千古之作者嗟亦難矣。

○林鶴梁名孺字長孺上野人舊幕府臣

○謄本胡邦衡上高宗封事序

南宋名臣精忠大義貫天地者其唯胡邦衡乎當時

士大夫氣息奄奄不敢吐一辭畏縮逡巡唯姦臣是媚以圖苟安恬然置天下國家于度外嗚呼何其不忠不義之甚也邦衡乃奮然上封事君子以為鳳鳴朝陽其所論駁忠憤激烈擿盡時弊刮腸抉髓攻擊無遺足以誅奸臣之心而奪義士之志苟從其言則宋之天下可以再興矣而高宗赫怒連貶竄之何其不明之甚宜哉和成國粹終不自曉也朱文公評此書曰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嗚呼為邦衡者雖遇高宗貶竄于前而得受文公揄揚于後則此書之公論自定矣天下後世豈可復置疑其間哉

頃者余寫封事一通置諸座右日夕朗誦以尚友所謂精忠大義若邦衡者不亦一大快事哉後人學文公者或徒講道學於紙上未嘗知天下國家為何物動輒曰邦衡狂人封事狂言噫若是輩者天下之罪人也不啻天下之罪人也亦邦衡之罪人也亦邦衡罪人也亦文公罪人也

○河野鐵堯

名顯字夢吉別號秀野播摩人

○芳野

山禽聲斷夜寥寥無限春風恨未消露卧延元陵下月滿身花影夢南朝

○大槻磐溪

名清崇字士廣仙臺人

○下獄有作

時己巳四月

忽然下獄定何辜臣是乾坤一蠹魚六十九齒寧惜死關心唯有嚼餘書

○椿原書院記

賀藩位天下侯伯之上擁賀能越三州之地以管北門鎖鑰儼然一大重鎮也而金澤之治瓦屋朱門巨室連第城市十萬人煙接天白山之脈自正南來磅礪千里殘山剩峯迤邐綿亘而其青纜了處是為西坂先生椿原書院焉今據先生所寄圖卷畧叙其勝

狀育王之山。曉嗽吐而春靄散。椿原之鄉。桃花成林。落江繽紛。與鈴見之野菜黃花。遠近相映。阡陌縱橫。恍有武陵源上之想也。雲溶々以出。戶室之岫。泉涓々以趨。梅溪之流。及至護國新綠之候。則杜鵑叫雲。滿目蒼然。遠望大洋。千帆歸入大野之灣。一痕夕照。掛卧龍之松梢。欲落未落。若夫霜葉紅飛。露長谷之塔尖。賓雁聲落。宿清湖之蘆花。則一天秋月。度麻川之長橋。人影上下。夜色如畫。既而千山木落。昨雪新霽。彌望一白。寒江拖藍。使人想山陰王戴之興焉。是院外所見。十二勝之大畧也。而院內則明窓淨几。縹

帙滿架。先生端坐其中。究經研史。鉛槧終日。樂而不_レ知倦。是所謂受上界仙人之福。而不假南面百城之樂者。不知先生有何功德。而能致乎此耶。蓋聞先生久已木鐸於北海之表。而教育英才。循々有法。前後成德達材者。數十百人。可謂桃李滿公門矣。及其為侍講陳善於國侯。則獎順匡救。務引諸道。春風之和。秋霜之肅。君藥籠中。何曾少一物乎。夫言行即道行也。先生之言行。於國侯而其道達於士大夫。施及封內三州之民。則功德之加於上下者。熙々洋洋。寧有窮極乎。然則育王之山。椿原之鄉。與彼五老峰白鹿

洞之勝。東西並峙。而書院之存。亦將同卜其不朽矣。

若夫白山之勝。不下帶而挹嵐光翠色於机案前者。

余雖老矣。尚能北游。揖先生於椿原。執簡進而賦之。

○曾我耐軒名景章字子明江戶人。明治二年

失題或作題淵明歸本來圖

潯陽故宅獨依然。典午山河痛變遷。歸去柳陰門晝

掩。南窓寄傲北窓眠。

○天心古刀行

百戰起滅幾英豪。天為生靈出名刀。發劔已見驚一

世。氣衝斗牛。天為高。當時風雲正逢遭。幾人提之起

蓬蒿。一揮乾坤頓肅清。便覺百怪暗泣號。即今誰識

利吹毛。棄置久枯礪。鷄膏客身購取仰周防。金銀重

繫青絲條。百鍊精光無纖翳。拔出飛電忽脫鞘。殺氣

騰空成白虹。流星曳光開血槽。三百年來屬鞬橐。容

易流傳到吾曹。佩非其人遇非時。一躍恐向九淵逃。

飄落塵土同一嘆。驛樓彈劍風蕭騷。曲終海天雲氣

惡。坐見蛟竜捲風濤。

○村上佛山名剛字大有豐前人

京都郡景行記曰。到豐前國長峽縣。建行宮。故名其所曰京都郡。是郡名所原也。

皇帝當年誅土蛛。行宮營築據崎嶇。供來御盥泉如

鏡郡內有御手水村。村側出清充得神粢穀似珠宮行

遺趾在津積村。御所谷村。民某家世作早稻。六月。已熟。先獻藩廷。而後頒鄉里。相傳帝享神祇之遺種。

烈々聖圖開草昧。堂々史筆記京都神州郡縣知

多少更有佳名類此無。

黃旗紫蓋照林邱。想昔斯間聖駕留。天闕靈區三十

里。人傳美話幾千秋。山雲凝彩龍眠窟普知山有海

日爭光蜃吐樓產大蜃嘆息如茲佳麗地。古來未出

一名流。

○所見

一叟自西到。一叟來自東。相遇共相馬。馬嘶荒野風。

○岡本黃石名迪字吉甫。彦根藩士。

○重入京有感

有客低徊欲叶闌。依然城闕九重門。山河形勢千年

壯。天地清靈萬古存。何事街衢如冰冷。不看車馬作

雲屯。聖明天子東巡久。回蹕難期獨斷魂。

○小原鐵心名寬字栗卿。大垣藩士。

○禁中賜宴恭記原五首

雨滴瑤階暮色催。滿堂銀燭夜筵開。飲如鯨者舉三

士。更賜玻璃船大杯。廣澤某池邊。某及臣寬。

寬度容人醉且顛。未聞千古有斯筵。至尊同席渾忘

却唯覺祥雲遠座邊。

偶言

商權在手尚機先。巨利漁來城可連。千古迂夫青砥子。百方搜索十文錢。

○太田晴軒名敦字叔復通稱魯三郎如賀人錦城子仕豐橋侯

梅雨連日不止排悶

溽暑侵人氣力微。陰雲連日雨霏々。蜂衙蟻陣移何處。釣伴棋讎至亦稀。矣念漸消生道念。塵機已忘悟禪機。碧紗懶裹身心穩。不怯外邊蚊子飛。

與藤森大雅書

夫人心如面。好尚亦各不同。足下之所好。古風長篇。僕之所尚。近體短章。好尚已不同。則其是非議論。必有鑿柄不相合者。議論已不同。則必不能相為謀也。故僕不敢願足下締交。何哉。期々知其交而不能作心友也。是以引繩批根。深閉而固拒之。若恐將浼焉。然非有他故也。且足下不聞乎。鐵厓樂府淋漓而王常崇目為文妖。阮亭詞藻雋永而二馮執信稱為清秀于鱗。語本吳修齡彼是有黨是非鋒起。議論遂紛然於世云。况足下新進其於詩歌也。假令實有所得有。所長以傲倪騷壇。憚赫一世。僕未嘗知有足下也。故

僕竊不遜。高自標榜。而其視足下也。猶海嶽之於列
崑。惡佗然不啻若王馮之議二家也。且聞足下慷慨
攘臂喜論時務。所謂跡弛不羈。奇壯之士。而僕山鹿
野麋。迂濶于當世。而不通曉時事者。繙閱之暇。乃從
事于木野狐之戲。以做毋野之鷹揚而已。此其志操
之殆若冰炭白黑。然不啻圓釭方枘也。故不願一見
芝眉。以接杯酒之歡。惟足下幸諒察焉。不宜。

○大沼枕山 名厚字子壽號燕
堂仙吏東京人

孔明春耕

龍上脚成梁父吟。傷時憂國意何深。誰知春雨一犁

裏。已有兩朝開濟心。

林逋

平生自擬武侯論。鶴子梅妻養性真。可惜西湖煙月
下。草廬三顧竟無人。

楠公

忠諫不行忠死耳。傳兒賴有寸心丹。賜刀并付冰三
尺。身後令他賊膽寒。

○小野湖山 名長德號侗翁初名卷字
舒公又号晏齋近江人

鵜飼謠

罪過應報身後事。一切忘了吁樂哉。古謠曲中聞其

語眼前今夜真境開。篝火照山鳴榔急。烏鬼之舩成
隊來。舩頭老漁如老將。發縱指示工安排。十二長繩
把在手。鬼兮出沒波濤洄。乍吐乍吞吞又吐。所護鮮
鱗銀成堆。嗚呼傍觀我樂勝。他樂呼奇叫快知幾回。
佛戒不關何況孔氏戒。擬築魯侯觀魚臺。

○山中清逸 名獻字士文。號矧川漁者。三河人。寓于京師。

○放懷

一日不著山。吾心乃不平。一日不著水。吾心乃不明。
已有東山麗。兼之鴨水清。寓此寂勝地。飽怡吾性情。
白雲不離座。皓鶴來尋盟。

○江馬天江 名聖欽字正。西京人。

○詠史

荆卿真壯士。慷慨直登車。所貴是神勇。寧論劍術疎。

○全

舉世不知耻。低頭事暴秦。獨立魯連子。一言能起人。

○顏文峰 名復字士剛。山陽長子。寓于西京。

耕園

歐窶香稻熟。數口不知貧。七道恩波穩。曾無太息民。

○牧園

笛聲疎雨霽。草色夕陽殘。虎踞山河固。不如牛背安。

○張紅蘭 梁川星 巖妻

失題

數行衰語燦成章。捧向祠前喜欲狂。不意布衣裳盛
典。還應巖壑發餘祥。和羹調鼎勞賢宰。明德親民見
聖皇。感愧積陰皆解散。千秋萬古仰宸光。

○釋顯明 字逸心 号梅塢 京師人

書懷

我天墜我地崩。孤影悄悄無所憑。淚零成雨憂成海。
中心鬱結對寒燈。賴有遺物勝珠玉。滿架縹帙牙籤
足。攤來低頭愧不肖。久矣拋棄飽蠹腹。嗚呼天兮地

兮皆不如。劬勞畜我恩有餘。從此更盡半生力。慎奉
遺體讀遺書。

○鱸松塘 名元邦 字彦之 号房山 樵客 安房人 寓于東京

芳野懷古

青山滿目恨難消。陵樹花飛春寂寥。猶有殘僧守蘭
若。御容掛壁說南朝。

卓文君

瑤琴一弄最風流。卓氏慧聰情恰投。為是良人才絕
世。當壚酤酒也千秋。

○加藤櫻老 名熙常 陸人 寓于東京

祭楠公文

其年叔建楠公社於東京濱町。余作此文以奠祭。

○普天率土。寔為王臣。古往今來。果有幾人。噫我楠公。舉族純忠。精貫日月。義泣鬼神。赫々威靈。焄蒿永存。天運循環。旗表偉勳。一時姦雄。蟲臂鼠肝。僥倖得意。豈不愧君。天下後世。特希其賢。學公兵法。仰公英魂。澤上之祀。肇擬湊川。殉難諸靈。併致崇禋。忠慨義憤。壯淚闌干。倡率羅拜。式陳明薦。笙鼓震地。旌旆翻天。尚饗。

○增田岳陽

名貢字伯享駿河人寓于東京

○送葉松石還浙江。步其留別之韻。

唱出冰壺一片心。我洋如聽伯牙琴。清新不愧庾開府。俊逸將追李翰林。雨外紅燈照離帳。風前綠酒洒愁襟。東洋三歲芝蘭契。孰與浙江潮水深。

○青木可笑

号樹堂尾張人寓于東京

○次張船山韻 在長樹寺

山櫻灼々受春暉。寺被香雲暖雪圍。蝶也弄晴真亦夢。鳳兮投世是耶非。江頭微雨片帆掛。笛裏黃昏雙燕飛。斷續鐘聲天欲暮。落葉深處一僧歸。

○永坂石埭

名周二尾張人寓于東京

湖亭小集分韻書感

遂裏西風淚濕襟。東台山下小湖潯。將軍祠廟歷荒劫。天女樓臺參妙音。舊雨晨星故人在。敗荷寒水夕陽沈。興亡恨與炎涼感。振觸中懷總不禁。

○石川鴻齋

名英字君華三河人寓于東京

讀鄭思肖元韃攻日本敗北歌有感

突兀胡元覆宋室。趙家公族何戰慄。誰謀恢復死不休。正氣歌成百煉筆。却憐畫隱鄭所南。芳蘭露根暗香含。遙憶前陽採薇意。復慕潯陽把菊心。花々常懷亡國怨。葉々豈堪滿腹慙。時勢變遷所不及。徒灑敗毫淚霑々。竊喜元韃攻海外。百萬精兵一時敗。排悶

為賦敗北歌。沈吟數四覺痛快。不似鷓波甘微祿。身纏胡服辱同族。當時絕技無人賞。却將無節罵畫竹。笑殺後世庸畫工。漫作畫蘭傲鄭翁。鄭翁何必列畫匹。凜然宋末一英雄。

○池尻葛覃

名始久留米人

鹿兒島雜詠之一

瓊茅曾闢別乾坤。霧嶽衝天鎮大藩。魏國淳風自堯起。趙家正脉有孤存。百餘都邑為封建。千壘砲臺擁海門。日暮帆檣來蜚集。琉人呼客學華言。

○大鄉學橋

名穆東京人

卷之三

不忍池上作

吉祥閣破草蒼々。斷碧零金冷夕陽。憐殺一株池上柳。眼青獨自閱滄桑。

浮世莽々假乎真。名利相爭疎間親。笑問菰蒲洲上鷺。風標似汝是何人。

○關雪江名思敬 東京人

宗任詠梅圖

新詠解嘲吾國梅。東陞亦是出奇才。此花宮苑何名稱。却被囚人鞠問來。

安宅關圖

制淚罵君心太豪。嚴關欺吏得逋逃。狂僧能學九郎略。偽勸緣書真六韜。

○植村蘆洲

楠公

廟堂用小憾何堪。梁棟材良一老楠。但有落英秋泛水。流芳千歲溢寒潭。

觀相撲

折臂摧胸幾勵精。擘鷹脫兔術方成。天生多力長身者。未必場中第一名。

○釋南園

名密乘 字麗天 号小自在 菴美濃人 住品川正德寺。

老狸鼓腹

董家一見察如神。肯許風姿幻假身。穴處只能來鼓腹。繁々似學太平民。

丹霞焚佛

靈像投爐焚作薪。三十二相一灰塵。心中自有不爛佛。何惜彫蟲木偶人。

○中川雪堂名英吉 米澤人

遣懷

不材亦免失天真。寂々茅廬鎖翠筠。腹貯五車甘受侮。家徒四壁耻言貧。暮雲犬吠花溪野。遠火人歸羽

水津筴殺世間名利客。折腰外斗老風塵。

○高雲外名銳一阿波人 寓于東京

記澤隄花夕之遊

雪耶非雪。雲耶非雲。漠々一色。吾知其為花也。月光射水。波光浮花。與水映發。謂之水晶宮乎。將銀世界乎。一身飄々恍若跨鶴。御風之遊於玄圃閬苑間者也。光色空明之中。四顧裴回不見人。唯覺冷香沁肌骨而已。

○龜谷省軒名行對馬人 寓于東京

送吉村張夫序

黃薇人吉村張夫以醫為業。好究物理。旁喜文辭。官遊寓都下。有年于此。一旦罷官。飄然來告別。且叩作文之法。余曰。文難矣。豈易言哉。苟非沈潛涵濡。有會於其心者。則未足以與知。今姑就其近者言之。夫人身之為物。屈伸無不如意。以何能致其然也。蓋骨有關節。而氣脈貫之也。四肢與十指。皆有二節。節々疊之。而束之以筋。故機關宛轉。屈伸如意。文亦然。疊字而句。疊句而章。章為段。段為篇。而氣脈貫穿。莫不周匝波瀾起伏生焉。頓挫開闔出焉。行文之法。固如是爾。邦人於文。或不之察。故有字而無句。有句而無章。

猶手足之強直不可屈伸。亦安得氣脈通暢。無滯礙哉。即為麻痺。為痿癱。百病橫出。不可得而救藥。故四肢之失活動者。謂之畸形。文辭之失矩矱者。謂之畸文。世之以文自許者。亦未能免。又豈易言哉。推而言之。雖天地亦有類焉者。疊晝夜而為日。疊日而為月。月成四時。四時成歲。而文章著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河嶽。地之文也。水有漣漪。樹有花葉。至羽毛鱗介。金石珠玉之細。皆莫不有文焉。於是乎煙霞以為精彩。風雨以為轉捩。雷霆開之。霜雪收之。以極其鉅觀。乃號為文章世界。亦豈為不可乎。夫天地之有

晝夜猶人身有關節也。北極之下。冰海之際。以半歲為晝夜。其唯無晝夜之節。是以無文章。天則漠々矣。地則茫茫矣。無復動植飛潛之可觀。乃天地塞而文章息矣。張夫家於絲崎。鷺洲之際。其地幽間勝絕。車聲馬跡之所不至焉。張夫歸之日。踏白石之磷々。而度松林之迤邐。晞髮於海風。而忘機乎鷗鷺。則塵紛齷齪之氣拂々然。徒毛孔謝去。無復幾微之芥蒂於胸中。當此時。取古文讀之。字擲句配。分晰毫髮之微。以究其脈絡關節之所在。則將有憬然而悟。躍然而起者也。

○吉嗣拜山名達統前太宰府人

探梅

水清淺處駐吟鞞。疎影斜從竹外看。為是山中高士卧。滿簑風雪不辭寒。

月梅

乾坤何物尤清絕。數點梅花月一痕。當此月寒梅白夕。古來騷客幾消魂。

疎梅

江北江南慶々家。春風吹遍萬橫斜。却憐竹外疎々影。一二三枝五六花。

○石津灌園名勒京師人

題輕氣毬圖

無術而入焉。溝渠之淺亦溺。有術而涸焉。江海之深不沒。今夫水者地下之空氣也。氣者地上之積水也。人能沈浮地下之空氣而不能升降地上之積水者何也。無其術也。輒近泰西人有見乎此。乃創製一器械。狀若圓龍。內設機關。使可開閉以蓄洩空氣。乘之則能冲霄戾天。名曰輕氣毬云。此圖即是也。嗚呼。術亦巧矣。夫苟有其術。則一覆手間尚能衝突雲雨。馳使風雷。把捉撫摩。日月星辰。浩乎翱翔于氤氳磅礴

中。如此矣。然則人之在兩間。蓋無不可得而為者矣。且夫天下一大氣球也。治亂其升降也。氣毬有術可以昇焉。天下有術可以治焉。顧自古當路無術者。一際天步之艱難。動輒舉經緯燮調之任。推諉弗顧。每曰天下不可復為。夫不可為之事。尚為之。若彼。今可為而不肯為。是視天下不若一氣毬。後之秉軸持衡者。庶其有鑒乎斯圖。

○芳村陽洲名正秉作州津山人

偶成

金鑿三月尚西巡。其餘風濤捲戰塵。羽檄飛々邊警

急滿城花柳為誰春。

○白川船山名敏儒淡路三原人

○題元遺山詩集後

棲遲零落竟何之。老杜丰姿庾信詞。白髮舟山讀書處。秋風渭水望天時。十千戎馬塵埃滿。百二關河草木衰。自謂我方修野史。片言此語敢無私。

○柴原靖廬名和龍野人

○失題

君不聞北條公。西海一擊摧艤艫。又不聞豐關白。蹂躪八道如卷席。想昨鰐魚起西洋。欲縱貪噬吞扶桑。

秀靈磅礴天所賦。鬱積不散有時王。櫻田三月捲白雪。血痕糝糊迸紅纈。西海礮戰何雄偉。夷酋碎頭頭破裂。其餘銀峰及津川。壯士豪懷膽如天。雖然事體觸型典。無乃性靈激憂煎。秋風慘々吹短髮。曉對明鏡驚病骨。回頭英雄皆黃土。元氣如縷絕欲竭。嗟乎世有升沈無古今。至誠所萃鬼神臨。安得威武如豐北。奮氣百萬敵愾心。

○並木栗水名正韶東京人

○閨怨

結髮為夫妻。糟糠甘如薺。一朝為別離。永年期愴悵。

何圖官達多俸錢。視如敝屣空棄捐。婦也自慕孟光德。夫也卒無伯鸞賢。

婦也貞且淑。夫也狂且疎。婦貞守其節。夫狂耽宴娛。柳橋携妓盪畫漿。花街就娼眠羅幌。只恐月俸錢愈多。更令夫婿轉放蕩。

○村山拙軒名伯淳 東京人

○送小澤友之助

去年相逢今年離。離遇萍水無定時。平昔送人為常事。獨於君行不堪悲。相知纔是三百日。情義殷勤遇舊知。知己不惟受薰陶。教誨况復呼為師。窓前論道

質疑義。燈下披經資切憇。鴻臺匹馬探勝蹟。刀水扁舟弄釣絲。墨堤之花綾瀨月。清遊無不相追隨。一朝告別春亦暮。落花流水鳴子規。男兒不為婦女啼。忍將啼淚付酒卮。痛飲且寬別離苦。縷々情寄一首詩。不知何時再聚首。半榻茶煙話襟期。

○森春濤名魯直 字浩甫 別号 陰尾 張人 寓于東京

楠公墓

笠置山寒絡一邱。延元陵古水東流。南朝無限傷心淚。洒向楠公墓畔秋。

春寒

酒邊新月入衰彈。綠綺吹塵歌易殘。無復佳人遣半臂。牡丹庭院倚春寒。

還俗尼

夢裏煙華太有情。鏡中偷喜鬢雲生。低々試按紅琴譜。猶恐歌聲帶梵聲。

秋晚

三四五里路。六七八家村。西有秋水澗。東有夕陽山。手攜筇竹枝。遲々行忘還。黃葉又黃葉。不離山水間。捕魚誰家子。綠鳧狎上船。採薪何處叟。白雲隨在肩。行歌去何之。古林靄夕煙。

○伊坂柳處

名淑人阿波人寓于東京

題寓樓壁

節操千古美富貴一時榮。願作文山死。不為松雪生。

○成島柳北

名弘一號暹仙東京人

丙子歲晚感懷

隙駒驅我疾於梭。四十星霜容易過。文苑偏憐才子句。教坊徒聽美人歌。青雲黃壤舊知少。綠酒紅燈新感多。好是寒梅花上月。稜々風骨奈若何。

寫真鏡

返菟誰道有仙丹。巧寫其真小鏡圓。傾國百年長不

老故人千里忽相看。各家君相一堂會。殊域山川雙
眼攢。當日漢宮傳此術。明妃何必嫁呼韓。

電信機

無聲無臭電馳奇。一線之絲達四陲。海外書來賴誰
脚。空中有筆寫吾辭。交情時隔山河語。邊警豈緣烽
燧知。只道鄒翁能取譬。置郵傳命太遲々。

諸家近世詩文鈔卷之三終

明治十年十一月八日版權免許
同十二年五月求版

編輯人

西田 森 三

京橋區弓町八番地

出版人

高木 泰 至

芝區愛宕下町
四丁目一番地

010190525592

48-12950

此世清行如藏書以
深